

五百石洞天揮塵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之六

海澄 邱煒菱 菽園

康輿間浙江查氏詩人皆在一家而皆顯貴可云極盛詎有名
嗣庭者譴張訕謗詩詞悖逆 聖祖赫然震怒闔門三十口
悉付詔獄殆將不免賴 上聖明旣正嗣庭之罪肆諸市朝
餘眾蒙從寬典初初白侍郎原名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
字悔餘而號初白弟查浦侍講名嗣璫有查浦詩鈔惟不及
初白之著

金匱鄒翰飛秀才

發

簪三借廬贅談其論詩言律詩易於絕句

近體易於古風轉韻易於一韻七言易於五言余不謂然夫
律詩須沉著絕句須超逸各有造詣未可猝幾近體易作而
難工古體難作而易工一韻固見才雄轉韻總由氣貫七言

易於今體而難於古體五言易於古體而難於今體均之其難則一要知所難在佳題可遇而興會未至意理雖足而人地不稱分體界格秤韻量言終是枯木死灰而非化工妙筆近代言經師之善詩文者每以國初朱竹垞毛西河二公爲比其實西河非竹垞之比竹垞文有骨力卓爾大雅西河只是善於馳騁竹垞詩淵雅堅厚取材典則西河已傷猥雜氣亦未醇昔韓公以孟子爲大醇荀子乃大醇而小疵吾於二公亦欲云云

余茲屬稿揮塵日每檢出一二則付星洲日報館手民牘尾塞白其卷三所載家仲闕工部來書贈詩及水仙花詩傳至潮州工部知余之好之續有錄寄尤工古體其詠本年戊戌元旦日蝕七言長歌選詞宏富託意遙深殊於古之立言者有

合原文或涉激昂今節其警句云天雞唱曉聲琅琅六螭駕
日升搏桑朱麟忽闕阻日馭赤鳥飢啄金輪旁又云羿弓昔
射九鳥死一鳥留使終朝翔豈容魔力奪所舍坐令萬古無
陰陽又云百神聞之奏天帝邇來疊肆羣魔狂豐隆祇今賜
休假太皞蒞職初治裝時惟三元慶高會列仙競進朱霞觴
逕欺天醉巧抵隙舉手更肆魔氛强前猶障月此障日未可
天度仍包荒佞羅行且涌海水藥叉羅刹爭跳梁迦樓羅動
鵬翮猛乾闥婆鏐龍頭昂帝車竊據弄斗枋妖黨朋煽聯天
狼神州况復有伏界徵妖召怪難爲防其工頭堅柱且折蚩
尤氣橫旗頻揚治之不早使潛結將易天姓分割張以魔應
魔競强倔戎首實自羅喉倡下方日月號天眼任蝕不治訛
天盲赤雲飛夾白虹貫效尤而起安可常甚將裂日作三兩

蝕而不已日且亡收之桑榆未爲晚百神伫待張天綱維帝
曰嗟余其治維爾神并扶陽剛乃詔鬱儀飭內政結隣陰教
爲之襄賜之天弧威不服參旂并鉞光煌煌又云天工自古
貴人亮此理惟聖爲能詳又云下方有臣心向日捧日願大
無能償夢排閭闔聞帝語天空海闊歌慨慷海風浩浩夜未
央天雞再唱雲入房倘卽此連綴之亦自可洋洋成文未知
工部見之以余爲支解如來否

金陵詩人何諸生

士容

卒年六十餘袁簡齋太史收其稿附入

隨園各種號南園詩草句有詩到近情工五字爲時傳誦余
廣其意亦有文能隨意曲詩到達情工之語字面雖同意卻
不襲

明季吾閩漳州有二布衣一海澄陳布衣

眞晟

一漳浦張布衣

士積

陳講理學素不工詩所著皆獲進呈迄今爲承學所仰

稽古之榮可云無憾張之詞章如濮鉛山人集儒林列傳談

學錄藝苑提宗靜學編漳志雖爲著錄然半已失傳惟藝文

中載其七律數首卽從濮鉛集摘出者清超雅健自足俯視

一切高東溪讀易處云東溪讀易幽棲處只在梁山白石庵

當日闕庭須慟哭逐臣踪跡又江潭年來碧草更開謝手植

青松有二三到底宋家偏恨滅杜鵑飛北鷗鳴南

菽園按宋漳浦高登

仕承務郎學者稱東溪先生朱子守漳日爲作祠堂記至擬以百世之師

馬口溪云

原注相傳宋室南奔策士

於宋士臨危貪釋褐公車射策滿平沙閣將丞相千行淚開

遍春風百草花野殿宵衣能立國宮袍畫錦已無家空談久

我書生誤誰執干戈衛翠華漳江懷古云布衣陳子出清漳

一紙圓圖感睿皇此理已通天北極伊人宛在水中央如何

兩疏經黃閣只博孤碑鎮白楊自是大臣多絳灌至今遺恨

李南陽

菽園按此詩卽指陳布衣布衣進呈所著心圖明聖人法天之理

懷江東晚掉處云

何時重到蓬萊峽苦憶江橋舊繫船落日平沙空淼淼美人
秋水隔娟娟花殘瓦礫紅無處草滿官廬綠幾年愁殺儒門
吟弄絕便將風月付神仙讀者觀其詩亦可想見其所學矣
猶憶辛卯之歲亡友龍溪曾荔史孝廉嘗欲與予同搜錄吾
漳厯朝詩人殘稿刻爲總集今荔史已亡而予復羈絆島外
不知此願果何日償也

聖人云辭達而已矣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詩者須知兼
此兩義

古書無所謂例自晉杜預注左有發凡起例之創後人因之而
義例以繁志乘尤密酷者至比爲季世之綱殆非虛語然絜

裘振領定厥指歸使讀者易於從事則又於目錄之學之外
宜所有事者也是在用例者之如何耳選家編集其道與志
乘通義例之宜又烏可已曩與亡友曾荔史孝廉宗蔡同請

例於先師同安曾孝廉廉亭先生

諱士玉簪有小可軒文稿古文叢話及古文類選未

刻將以編選吾漳之詩先生曰胸海詩存凡例二十四則可

損益也因退而卒業鈔錄未竟而荔史已前卒未幾先生亦

歸道山數年之間猥以錫志科舉且輟謳吟乙未而後始復

稍親風雅然抗顏入世南北奔馳曾不得數月來郡閭郡中

藏書經兵燹後以三十年之拾遺補闕鄉先正傳文

如明季海澄何

氏楷之詩經世本

國朝漳浦

蔡文勤世遠之二希堂集等 尙無能重刊其完本者况風

雅一道久已聲微舉視爲不急之務其故家頽壁安必金石

之靈其鄴架叢書愬遺目錄之著不禁慨然者久之迴視昔

年篋中所錄僅有二十餘種網羅搜括甲乙丹鉛要皆親自校理而後得又未能決然舍去誠以及今不理將有并此而無之之懼意欲草訂初編藉報亡友見託之誠亦誌少年好事之迹不具不備簡陋貽譏其何敢自附於著作之林選輯之目耶故胸海原例雅不欲妄引一詞而先生昔日殷殷舉此見示則確見胸海之例爲選家所準繩者爰特刊錄於此以爲來者發焉今按胸海詩存存江南海州一州國朝以來之詩作凡例者卽州人許喬林號貞仲又號石華也原序稱道光十又一年撰○自宋孔延之撰會稽掇英總集元汪澤民撰宛陵羣英集是爲以本郡人選本郡詩之始就枌榆之間見溯師友之淵源俾先正遺文不致久而漸佚意至善也今準此例謹錄海州人詩爲胸海詩存十六卷稱胸海者用會稽宛陵

例也○鄭王臣甫風清籟集選興化一府之詩沈季友攜李詩繫選嘉興一府之詩今錄州人遺集不及兩縣者恐疆輿較遠甄采難周也按勞巘倪城風雅祇錄陽信人詩馬長淑渠風集略祇錄安邱人詩里閭相望譚藝自親亦古人樂操土風之義○聖朝敎澤涵濡雅材接迹剞詩輯頌八表同文以喬林所見如山左詩鈔廣東詩粹蜀雅山右詩存兩浙輶軒錄江西詩徵江蘇詩徵諸書皆錄通省之詩故選輯之例不得不嚴茲選一州人詩手澤猶新舌華尙粲宜法以人存詩之旨故選例從寬此蔡綦春所謂恕錄廣徵茲昔同轍者非濫也亦非私也○孫翔崇川詩集兼錄同時諸人非昭明文選不收何遜之義文章公是公非定於身後凡其人見存者雖皓首騷壇概不登選○鄭王臣甫風清籟集附載所著

蘭陔詩話用朱竹垞明詩綜附載所著靜志居詩話之例今
編胸海詩存以喬林所撰弁榆山房筆譚附入以職非史官
不得爲詩人作傳也如有所譽亦不肯蹈詩社標榜陋習○
徐燾晉安風雅阮元聲金華詩粹俱分古今體今用趙諫東
甌詩集邱吉吳興絕唱之例人自爲集不復分體而每人各
下俱首錄古詩次及近體亦秩然有序○昔晉江何炯錄其
郡人之詩爲清源文獻分寓賢邇賢孕賢諸名目如王曾邱
潛終身未履其地而亦援以爲重趙彥復梁園風雅所錄之
李夢陽薛蕙等皆秦人也以夢陽祖貫扶溝蕙祖貫偃師遂
併闌入夫十步之內必有芳蘭豈必借才異地乎此集於流
寓之詩采之綦謹如張堯峰楊鐵星李松石吳子野諸君雖
久作寓公詩名藉甚概所不錄○凡書官爵以最後者爲定

茂才概書諸生不復區別廩增附字以康熙以前學冊無考傳聞異辭故概以諸生書之以歸畫一○編次先後亦有例焉江蘇詩徵姓以韻分七十二峰足徵集人以類從淮海英靈集以得詩之先後爲次今則謹按科名前後及存沒年月排比次第其有略爲遷就者則以篇什卷帙繁簡不同之故亦熙朝雅頌集例也○論衡須頌篇謂世儒好長古短今渥前薄後其信然哉今錄州人詩用劉紹攽二南遺音之例自本朝始鴻筆名篇絡繹相踵喬林覆量六義精覈四聲如吹簫然有知音者其不以善聲爲野聲乎○凌仲子外兄有胸雅之輯遺稿在其弟子程梅谿家今喬林徧采專集及耆舊所傳雖單辭歸存不遺掌錄甄幽探秘蓋亦有年其託始聖代者以時賢之詩多未著於竹帛尤難得而易失也

吾宗鶴皋先生編天台詩自序曰天台先正詩多湮沒失傳
慮後學併此近今者失之因加蒐輯喬林之編胸海詩存猶
此志也他日梅谿克成其師之志出以相證是余之望也夫
○王崇炳編金華文略謂側詞艷語在所禁絕今準其例以
端詩教其語有關繫而非承平雅頌之音亦所不錄至歌詠
勤苦義準康衢固輶軒使者所不廢爾○劉誠意跋午溪集
欲刪其酬應之作王漁洋評吾汶稿謂如里社餅肆中慶弔
眷軸故壽輓之詩概不入選至州縣志乘必載八景景必有
詩最爲陋習喬林昔修海州志東平州志時皆用張聖諧登
封志例悉予屏除茲集體殊方志義陳風土故擇而錄之○
昔人謂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選詩之例自宜
棄短取長故集中諸人有多采古詩者有專取近體者有不

著一字而氣格絕高有工於琢句而全體未振者維桑梓之
必恭亦葑菲之取節讀者當自得之○姚聽巖選松江人詩
爲松風餘韻或采其全集或祇錄一二首以存其人考初唐
詩人如李夔何鸞邵昇徐皓等其詩之傳者祇一首豈貴多
乎姚氏凡例云集內詩有鄙僂可笑者以采得不忍復逸也
今錄吾州之詩類多淪淪可誦若鄙僂可笑之譏吾知免夫
○以班氏古今人表魏代九品中正之法論詩自鍾記室始
衡謠輟議不容妄參流別則詩道清嚴而四靈二派之末流
不能闢入大雅門徑故凡江湖曠體釘鉸別支雖能爲才語
概不登選○王之珩東臯詩存選如皋人詩也楊方晃磁人
詩選磁州人詩也皆自錄其詩多至二三百首其例爲己慎
矣今錄吾州人詩而采余弟月南及程子維詩獨多良以月

南子維遺集最富非有所瞻徇也○東海多才人人有集惟歲月既遠藏弄亦殊或緹帙丹笥傳諸苗裔或哀朽蟬斷蒐自書叢往往有一詩而兩本互異則從其最善者間或推敲一字略仿唐賢篋中集例考篋中集選沈千運寄秘書十四兄詩較殷璠河嶽英靈集所載顛倒一聯又少後四句字句亦有異同論者以爲次山有所點定喬林何敢自比次山而尙友之誠心心相印九原可作來者難誣其義一也○轆轤進退諸格創於唐賢蘇黃集中亦往往有之東坡題南康寺重湖軒七言律詩以魚虞二韻相間而押所謂一進一退也山谷送謝宣城筆七言律詩前二韻押七虞後二韻押六魚所謂雙出雙入也吾州詩人之好奇者間用此格今改歸一韻以期雅俗共賞惟古詩用韻間出佩文官韻之外則遵

御定音韻闡微 欽定叶韻彙輯諸書也○庚溪詩話云趙

紫芝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句唐人詩已有之但不在一
處耳喬林按王右丞水田白鷺一聯襲陰鏗十字劉青田太
公釣渭水之圖入唐人兩句詩人食古而化興之所至合一
鑪而冶之原不礙其工也惟羅隱隴頭水詩云借問隴頭水
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而于瀆詩亦云借問
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編唐詩者兩
存之吾州詩人遺集間有一二似此者概不登選○唐時廣
和之作有次韻謂先後無易也有依韻則同在一韻也有用
韻則用彼韻而不必和也又有和詩不和韻者如賈至早朝
詩王維岑參杜甫皆有和章而不用其韻也詳見劉貢父詩
話茲集於次韻依韻等字悉照作者原本因無甚關係故不

追改○仇山村曰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歷眾人固不識也不用事之說正以文其不讀書之過耳其言最爲深切此集華實兼收以擇言尤雅爲宗旨鴻博君子當不誚其誤用金根耳○梅禹金之輯苑雅也謂采一方之書異核諸家之集核欲其嚴采欲其備善哉言乎自古文士嘔出心肝雖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而蠹簡零賸卒銷蝕於積霉墜雨同歸漸滅豈不悲哉喬林謹效禹金求備之義有美必彰顯微闕幽此心可質前詰昔黃梨洲先生爲一代文獻之宗選錄餘姚人詩網羅繁富而獨遺韓應龍一人姚江士大夫以爲憾喬林耳目所及囿於方隅諸君子傳家有集誦芬多賢或因鍵關下帷抑以採山釣海詩筭遲寄而卷帙已成謹錄入補遺中不復排次先後容當續編二

集以備太史之陳焉○鐵梅菴先生自序白山詩介曰讀古詩不如讀今詩讀今詩不如讀鄉先生詩井里與余同風俗與余同飲食起居與余同氣息易通辦香可接其引人入勝較漢魏六朝爲尤捷阮芸臺先生自序淮海英靈集曰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逸轍采淮海之滄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喬林今編胸海詩存亦期於聚者易傳而辦香可接耳其助余編輯者爲某某謹備書簡端亦白山詩介淮海英靈集例也○右二十四則惟第二十四則所稱編輯名姓太多有窘篇幅因以某某二字代之此外皆照錄原文不敢增損一字後有來者庶其諒哉至於菽園自訂之漳州詩略初編實兼採七邑歷朝以來之詩與許先生凡例第二第十兩條微異合附述之

夫死身殉一死塞責原算不得甚麼奇事而君子於此則以烈
許之者所爲勵節也詩人敦厚之意宜有取爾然圖卷徵題
千篇一律大抵泛作尋常鋪張詆頭其行庸則其言亦因之
以庸矣海州周啟東磊石山人集陳烈婦行一首偏能戛戛
獨造以奇語傳庸行亦殊難得因亟錄之云卽君幸緩須臾
時猶願舉案長齊眉卽君病劇竟如此握手已許卽君死卽
君旣死何敢生待君死後隨君行回首一顧目未瞑暗裡相
招無限情生願同衾死同穴不惜今朝成永訣冰蘭抽殘五
色絲并刀剪碎同心結唾絨一口霏紅霞心血俄開頃刻花
半載牀頭藏寸鐵錚錚忽爾生光華總帳沉沉燈影動幽魂
冉冉成殘夢鏡裡三年見舞鸞樓頭一旦憐飛鳳合歡被捲
雙鴛鴦羅綺生寒疊舊箱一息尙存還縞素蓋棺纔著嫁衣

裳

菽園按極新之語只在眼前惟他人忽過耳

血凝芳草痕猶碧身化飛燐骨自

香彷彿英靈共來去雙雙含笑白雲鄉按啟東名崇勳歲貢生乾隆時人胸海詩存有輯其詩

者邊潮那邊潮潮去潮來人影搖幾回停畫橈風蕭蕭雨蕭

蕭江上離魂真箇銷斷魂何處招此粵東陽春譚康侯農部

敬昭

江上作也調寄長相思余謂當作漢魏古風讀之

龍溪嚴梅石明經

坤

詩存

見拙著贅談所輯

翁雲橋寄洪舉菴詩中有

同是薄命人敢邀多福與多壽之句余讀而悲其言因作此

慰之云詩人遇多窮自昔固云爾我每誦斯言悲痛何如是

不窮詩不工詩工窮亦喜今世窮者多工詩寥寥耳君乎詩

之豪可以坡翁擬意氣籠羣英好交天下士爲我言幕庵工

詩時無比恨我不識荆天涯隔尺咫秋色從西來寒風吹愁

起忽接停雲篇深情躍素紙感君同病憐欲默情難已天地
不易測往來寓至理折挫使之窮非徒偶然矣君莫傷薄命
待君從此始古來窮詩人每數杜與李雖曰不能至私心切
仰止爲我告摹庵相期古人裏何其言之篤摯也英德張春
臺廣文

景陽

一得山房續集題李悟雲學博詩卷云詩有別

才非關學昔人論詩語未確胸中倘無萬卷儲筆下焉有千
言樂詩人必窮而後工斯言亦未觀其通其人一生享富貴
其詩豈不更從容我道詩本才學兼幾分人事幾分天興到
情來筆卽下區區窮達奚關焉茫茫六合誰窺秘眼前近見
悟雲子一空依傍出新裁亦莊亦雅亦流利憶昔寄我瓊臺
詞字字搖曳春雲姿金波玉海忽全見如椽大筆何淋漓此
詩不厭百回讀意味覃覃沁心曲敢於佛頂強加汗題詞弁

首誌誠服何其言之和平也歙縣潘伯時大令

貞敏

佩韋齋

詩鈔述懷云非詩能窮人我窮乃作詩若以爲詩咎恐詩弗任之匪特不敢咎破悶深相資我有幽憂疾歲久不可治賴詩爲陶寫一發胸中思興或爲之動情或爲之移詎但怒能止亦且俗可醫是詩之與我臭味無差池今年屆除夕當效無本師何其言之婉約也要之三君之處境各有不同故其性情亦各有所託噫嘻其詩之爲耶其非詩之爲耶

三借廬贅談載汪燕庭

芭

題西湖岳鄂王墓云依然坏土閉精

忠劫後重瞻廟貌崇半壁湖山天水碧千秋涕淚滿江紅金牌使出由中旨雪窖歸魂失故宮頑鐵縱教臣構鑄諸陵何處疏蒿蓬末語之責高宗可謂至矣乃番禺潘鴻軒文學

恕

詠史樂府其金匱書一首則云兄終弟及古曾有國賴長君

得長久昭憲遺言匱裏藏皇帝相臣竟難守金匱書復藏表
再誤之言又何狡燭影模糊聽斧聲寡婦孤兒哭難了金匱
書有天意渡江泥馬得生還九哥原武功王嗣又何其善爲
高宗解脫耶文人之筆直是無所不有文學爲吾友蘭史典
簿大父箸有雙桐圖集梅花集古詩燈影詞等集行世

鴻軒先生讀檀弓樂府古節古音一字百轉恭世子一作尤頓
叠有力足救空滑不徒情詞懇摯使人興感也文云君可念
姬可念兒寃深兒命賤兒命非賤下及黃泉有母相見通體
不過二十四言能令讀者若有千百言撐胸塞肚嗚咽不出
神理奇哉奇哉

數年前嘗聞滬上寓公有李半仙其人與王紫詮何桂笙鄒翰
飛錢斯伯諸名士先後襄理西人美查所設華文日報號曰

申報者復以其暇日提倡風雅發揮文墨壇坫之盛詩酒之
歡佳話一時頗云不弱紫詮王君箸述獨多詩文集外尺牘
雜記時務譯本半屬刊行其語涉二愛山人芋仙別號必盛加推
許顧山人之集不著於時有傳其遠游詩云林田輕擲等鴻
毛便愛飢餓敢告勞旅伴獨攜三尺劍俠腸終類五陵豪重
攀白下當初柳一看元都去後桃醉倒陶然亭子上到時佳
節趁題餽臨歧更切故鄉情愛惜初心有此行敢倚文章留
重價全拋福力換虛名憐才淚足流無盡感舊詩多記不清
香火因緣湖海氣未應前路少逢迎行間字裏殊有急欲自
見之意乃聞其筮仕某省以失中丞歡遂浩然退隱不再求
進平生豪舉甚多眷京師伶人杜芳洲芥子千金了無吝色
及罷職過蘇方伯知其才贈二千金到手立盡嘗居旅邸遇

極困時適杜伶至滬乃爲拊搗一切獲其報以無苦焉此事人尤艷稱之山人名士蔡忠州人某科孝廉官某知縣

天南遯叟淞北逸民皆王紫詮號而天南遯叟之號尤著於時紫詮本長洲諸生嘗以髮逆陷吳之故爲悲語所傷禍且不測避往香港依英儒理雅各理君復招游英京同譯華文十三經先後凡數年乃歸香港而事未解遂留主循環日報者又十餘年香港固中國極南界每有撰箸恒署天南遯叟及事解返滬有終焉之志間稱淞北逸民紀實也有句云亂世文章多賈禍窮途性命尙憂時又云報國空談平賊論辨冤誰作上書人其憂疑可謂至矣卒賴大力憐才之名公爲之超雪平生賣文錢所入甚豐足供揮霍艷迹尤多具詳所自箸治遊錄中去歲丁酉四月卒於滬寓年七十一先捐廣文

後保太守無子遺一孫尚幼余聞而輓曰看花海上載酒江
頭人到中年知後樂嘔血囊中修文地下我從大集遇先生
或謂頗肖其生平也

邇叟筆卻不高然記性過人家有藏書隨意寫來多鮮彩之作
中國文士到歐西者惟君爲先與西士遊處亦惟君爲眾張
園文編尺牘論時務有見到語普法戰紀敘外洋事亦實在
瀛壖襍誌海陬冶遊錄明麗處自足動人淞隱漫錄已流入
庸庸一路老手頽唐知其不免此書又名後聊齋志異乃書
賈妄更名目以圖漁利與作
者無涉漫遊隨錄多追憶之詞所志南洋各島恂恍迷離語盡
失寔殊無足取火器說略亦嫌稍舊蘅華詩集家數自小能
知用意近體艷情時見佳句惟好山水大題目載不起耳餘
集尙多未見未便置喙

遜叟病中以老饕贅語付其門人上海某氏爲所竄亂至不可
認復雜掠近人筆記如珊瑚舌雕談薑露庵襍記完文撓入
更頑橫無理嘗印另紙附之漚報遍派各處見者掩口不謂
生前已有僞書此則本人所不及料

蘅華館詩閨興云蠹仙書窟寄閒身統扇初題墨尙新新著單
紗還怕熱偷揩香汗避生人紀夢云靈簫墨會託神仙今夕
相逢休問年事到難言卿自解容誰可比我猶憐花間玉笛
涼無語枕畔銀釭照不眠碧宇紅牆原咫尺重來未必隔人
天詞意幽悄宛出顧影少年紫詮臃腫鰲蛟幾合左思羅隱
而爲一人何以亦解此語而其性情則和易通脫塵俗無忤
者詩肖人品固有肖乎其內矣又有價始知官長賤七字切
中時弊精當不可多得與駢藻道人六經傳誦仗時文句俱

屬一字一淚七字中有無數淚在

六經傳誦仗時文上一句乃青史聲名輪戲齣也下一句哭時人上一句連古人自己亦須作哭矣駢藻又有句云怪事易傳邨老口神工難盡館師形何其言簡意賅節短音長耶駢藻道人所著襍記號蘊露盒雋永中矩可與王氏柳南隨筆阮氏茶餘客語同傳惜僅署駢藻不知其名

阮園詩話初論漁洋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嫫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以清字雅字奉漁洋其心可謂推服後編詩集乃易爲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弱望溪文集阮亭詩雖牽連及望溪語多不滿然仍以一代正宗尊之亦何嘗盡地抹煞乎又謂近人尊方王者詩文必弱詆方王者詩文必粗比之佞佛者愚

闢佛者迂云云以今論之隨園詩文誠不弱矣粗猶未免也
去臘余嘗以粵謳題後徵星洲社友卷作者寥寥且多不詳其
出處今按粵謳傳本爲道光舉人南海招銘山

子庸作又按

賴虛舟雪廬詩話云粵之摸魚歌蓋盲詞之類其爲調也長
一變而解心其爲聲也短皆廣州土風也其時盛行解心珠
娘恒歌之以道意馮子真先生以其詞多俚鄙間出新意點
正復變爲謳雙鬟之稍慧者隨口授即可合拍上絃於是同
調諸子互相則效競爲新詞以張佳作薰花浴月卽景生情
杯酒未終新歌又起或并舫中流互爲嘲謔此歌彼和繁響
迴波穀埠遊船以百數皆倚櫓停橈環而聽耳此亦旗亭畫
壁外別翻一段公案也好事者採其銷魂蕩魄一唱三嘆之
章集而刊之曰粵謳招銘山大令奮其捷足成百數十闕冀

與先生相上下然謳中凡善轉相關合者悉本先生也

子良先生自箸粵謳刻本余無從得見惟明珊居士本猶傳於世其弔秋喜一闕尤情至文生淒惻動人酒闌鐙罷跂腳胡牀一再哦之輒覺古之傷心誰不如我聞粵人言秋喜以傾心居士故不見俗客負債纍纍無可爲計意欲一死以報所歡獨登船頭蹈大江東去居士驚惋不知所措此闕卽作於其時者是以沉痛獨絕非他人所能強託後得漁舟救獲重慶生還歸身居士而此作已遍傳珠江刪無可刪矣可見粵謳在當日殊甚盛行今則歌者無人聽者亦無人殆如崑腔之降爲梆簧而霞裳雅詠於焉絕響也

馮子良先生一代才人詩中巨匠卽其少年軼事亦多可喜可驚者據云就館潘氏日潘氏兄弟皆有聲庠序而好逸遊每

書院課必囑三卷并完剛擲筆而畫舫笙歌已代迎桃葉矣
膏伙所人儘供揮霍以行文爲樂事長公神情恰爲已身注
腳及得甲科歸知縣班回籍候次遂縱意狎遊與同里邱仲
魚司馬夢麟招明珊大令子庸輩六七人劇縱於珠海花田
間嘲月批風競爲豪冶此際此時樂而忘死不數年家資罄
盡落拓不得志而需次之期尙遠乃掛籍羅浮以自韜晦集
中送悔道人入道詩卽指此故句云撫膺忽下窮途淚蓋世
英雄有此時也旣而閒居鬱鬱挈家遊幕山東得交海內名
士日遊大明湖飲酒賦詩窘則拔婦頭上金釵以質酒酒醉
詩狂作必壓其儕伍學日奮而譽日騰遂專力所作若將終
身其後服官江西盡歛從前客氣寡過唯不及凡少作艷情
皆不入稿如云能使美人長倚傍幾生修得到欄杆此類甚

多常欲舉以贈人不果其事迹具詳雪廬詩話余蓋從雪廬詩諧節出者以見先生之詩得力於性情閱歷者多而其致功之專選例之嚴誠自信其必傳然篋中逸草可存知復不
抄惜無人爲之校刊外集以全其真耳

等是人間沒字碑春閨論月許明詩阿儂獨羨同心侶斗酒能藏待不時此余詠東坡婦詩也馮子良先生婦拔釵沽酒其事甚艷余擬以此文移贈之惜不知其氏

同時有江南才子蔣劍人

敦復

家劇貧幼聰穎九歲畢諸經十

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門附賈舶之維揚有朝貴至某相國弟觴之平山堂大會賓客劍人不事通謁攝敝衣冠直入短小精悍援筆賦詩眾爲驚服遂留於揚者數年繼之如皋因甚身患瘡瘍爲逆旅所惡不得已入市吹簫夜寄宿大佛寺

廊下一夕被酒月光激射佛睛閃閃疑爲寶珠極力躋其巔
億而臥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梯乃下遂大書壁間云大才
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或憐而
遣之及歸應寶山童試邑令劉光斗出題誤劍人首發其覆
眾爲闕堂越日劉據他事辱蔣蔣憤而揭其短連綴爲文頗
傳於外劉復訴於大府誣蔣不軌必欲殺之大府亦得蔣所
上防海策惡其詞侵已蔣懼遁江陰爲僧改號鐵岸亦曰妙
塵主華亭修微庵偶出上海道與劉遇劉時以西事移守上
海謂蔣是爲西謀來亟閉城大索不獲忽火藥局燬益實其
罪而購之急方謀通詳興大獄幸大府先已獲譴劉旋去官
友人勸返初服爲學使張小坡帝所賞置寶山邑第一補博
士弟子員妻支機本蘿溪村人女雅通文墨聞蔣秀才名願

供箕帚卽集中所稱之靈石內史是也其後秋試屢失利復累於阿芙蓉膏不能自適獨客上海爲人傭書使妻依寡姊以居姊固無嗣嘗捨所居爲梵修之所得支良喜蔣歿於上海寓中其居停蘇松太道應敏齋寶時爲刻其嘯古堂文八卷其詩集八卷芬陀利室詞五卷遺草各一卷諸友旣助刻於前而王氏毀園復爲校刊於身後此外上海縣志大英國志則皆受傭時筆墨云余讀其詩詞竊哀其志因遍稽舊傳得詳君之生平如右當較諸馮子良少日坎壈有過之無不及矣

按蔣又嘗得訓導保舉見王紫詮輯傳

馮子良卒於同治十一年壬申至今凡二十又七年蔣劍人卒於同治六年己巳至今凡三十又二年二君之卒相距僅五年耳乃子良交滿天下而未及劍人吾代子良恨且爲劍人

恨今按嘯古堂全詩題目殊少朋友之雅可見平生足迹有
限乾隆才子黃仲則詩名遠播輒恨未到京師無幽并豪士
氣後遂其遊而學一變尤近事之可徵者雖然其後四卷中
有與姚石甫姚春木黃樹齋諸子往還之作則亦可作一豪
士觀惟未至幽并而盡交其所謂豪士者耳若子良者殆所
謂已至幽并者也

劍人性情伉爽志行兀傲落落難合所爲詩詞間有纏綿婉
麗不類其人究之能見圭角之處爲多一遇歌忠泣孝慷慨
激昂輒覺欲嘯欲泣又素所期許者然也七古余尤愛書楊
忠愍公集後一篇云請上方之劍可以斷賊嵩頸馘西市之
血不可破椒山胆椒山胆熱嵩頸寒一手格天公獨敢前年
遠貶忤賊鸞鸞死公復歸朝端相公吐哺收人望仗馬不鳴

公始安公曰吾所學何事浩然之氣完天地啾啾鬼哭夜方
半碧血糊模光炤字大書外賊不足除內賊不可養五奸十
惡罪無赦三齋七戒疏廼上上疏先入政府手權門之下多
瘕狗折檻難回漢主心對簿已囊范滂首枷鍊風吹鐵骨香
赭衣從此見高皇他時老賊卧溝壑清苦記得黔山堂又寶
劍篇其中警句云俠客三更殺賊心將軍萬里封侯夢四面
取神精采百倍

王紫詮序嘯古堂詩嫌其樂府擬古之作太佔地位而自見真
性情眞面目處反少此言是也然亦須諒其當日所處之境
名位均卑憂患叢集避地未能將焉求友旣不可以泛泛之
交某甫某翁堆垛滿紙學江湖食客所編之摺紳日錄又不
可以平生未經強作解人如職方小志計惟尙友古人編摩

典籍卽箸卽讀以求學問以遣離愁不猶愈於孤憤牢騷申
申善譽無益於已徒荒厥學者耶

劍人樂府擬古諸作之外復多詠古七律佳篇警句觸手琳琅

識者謂不歉弇州梅邨是也茲爲節選佳篇如禰正平云沈

沈高宴鼓聲寒文采終教鍛羽翰知已有人修薦表素狂無

分作卑官死爲才鬼千秋厲生得好雄一妬難何地公卿容

謾詈可憐名士滿朝端

菽園按第六句古今未經人道

田橫寨云五百英雄

盡國殤島雲海樹鬱蒼茫生無尺寸齊難霸死有頭顱漢不

王西楚天亡項羽紀南蠻春老尉陀鄉韓彭地下羞相見烹

狗功名事可傷

菽園按詠田橫想到尉陀韓彭細曲之極尤妙在緊靠寨字生發

作讀離騷

樂府後將合之神弦酌酒靈均之靈而告之云絮酒商量酌

一卮夫君惆悵獨醒時山河故郢無人物雲雨高唐有夢思

香草前身都命薄文章小雅此才奇刪詩可惜秦風在獨向

天南寫楚詞

菽園按結韻石破天驚風雷筆舌

題張睢陽廟壁云倉皇鼙鼓

九州塵殺賊無成誓殺身百戰沙蟲皆厲鬼一城鼠雀亦忠

臣橫吹鐵笛風雲壯再造金甌日月新從古艱難論天道生

來原未識人倫

菽園按後四語意義精透

汾亭云六籍卮言擬未工尼山

竊比太雷同上書只挾縱橫術講席先開道學風姓氏千秋

疑鬼谷文章後世有揚雄怪他房杜稱門下不爲蒼生一起

公

菽園按此爲晉中詠古八首之三
三字字刻峭第四句尤奇關

桃花庵弔唐六如云眼底

湖山筆底馳丹青以外世誰知三生色鬼談禪品一卷才人

失意詩何物與君堪下酒此兒恨我不同時愛他風骨真名

士肯把黃金換畫師

菽園按時韻警切不比他人作弔古泛語

李太白云手掣鯨

魚碧海邊長庚枯酒落齊烟山中宰相陶宏景天下布衣魯

仲連才子前身即明月英雄退步有神仙人間一笑登科記

祇乞君王十萬錢

菽園按連韻比例精當移不到別人身上

杜少陵云萬里崎嶇

天地身文章憂患性情真麻鞍野哭無家日翠袖空山絕代

人骨肉傷心憐弟妹乾坤多難立君臣書生獨有千間厦破

屋秋風未是貧

菽園按詠杜公與詠李生自是不同難得拜岳得各完題量第六句尤真摯不可多得

忠武王墓云漢家諸葛三分業唐室汾陽再造功天意獨教

蒙大難臣心同此矢孤忠九原鬱鬱黃龍酒半壁蕭蕭白雁

風千載墓門人灑淚男兒怕死不英雄

菽園按一起獨擔斤兩

于忠肅

公墓云奪門復辟事匆匆此舉何名竟殺公國已有君先卻

敵臣原無罪盡知忠迎還早盡尊親禮論定終歸社稷功兩

字獄同三字獄蕭蕭宰木怒號風

菽園按功韻肅括宏深兼擅其勝

警句如

蔡中郎云喪亂依人名士誤文章賈禍史才空

菽園按慨乎其言

李

陵臺云飛將軍已為猿鶴太史公猶走馬牛菽園按典切渾成奠河

東君墓下云楊柳怕歌思婦曲縻蕪愁上望夫臺菽園按沉麗夏

內史玉樊堂集云干戈天地愁家祭社稷邱墟禮國殤菽園按悲

壯顧處士亭林集云避地風霜先草木箸書經濟獨天人菽園

按閩鄺秀才海雪堂集云華髮眷屬天魔隊銅鼓河山赤雅

編菽園按組工雅謁胡安定先生祠云麟臺黜配無安石鹿洞遺

規有考亭菽園按明健會盟臺云冠裳已變桓文局將相徒爭廉

蘭功菽園按言下子陵臺云風雲劍履歸諸將江海星辰在

釣舟菽園按用呼鷹臺云名士畫來同一餅此州天下竟三

分菽園按雨花臺云三生惡業銷雌蜺一部名經唱亂蛙菽園

按冷靈武臺云立君事犬春秋義受禪詞哀父子情菽園按只是如

題鋪敘已覺菽園按娘子城云神仙眷屬憐夫婿旌旆飛揚有婦人

鳴咽不堪菽園按五
百石洞天揮塵卷六
三

菽園按題目本佳作者自易措陰地關云但使軍中來尙父

不教塞外去明妃菽園按此與隨園集詠馬嵬驛之但使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句同一意境

而各有所發自王官谷云才人未路悲青史詩品空山贈白

雲菽園按幽野史亭云南渡兩朝和議失中州一集正聲多

多已盡題蘊無吳季子墓云能修友誼交原古翻啟爭端讓

亦難菽園按對春申君墓云雞狗餘風賓客賤江山奇貨美

人居菽園按寫得極閑宗忠簡云生不渡河勞北望死猶遺

表惜南遷菽園按劉武穆云濠邊鼓角來天上刀下人頭落

電光菽園按與會風舉杜牧之云名士無家都好色文人有

胆便談兵菽園按此二書南宋張浚傳後云幹蠱有兒傳道

學出師無將殺英雄菽園按千古最不平事落統觀以上諸

作前後筆氣如出一手可見劍人在少日詩已成家而壯歲

以還屢遭拂逆顛沛流離猶復尙友不輟以自底於必傳之業誠可貴而可慕哉

黃仲則貳尹兩當軒集爲奇爲橫爲秀爲麗銷納唐宋陶冶性情初閱之頗覺千門萬戶不可名狀再三詳覈余敢直決以清剛二字一代之中能當此者恰無幾人卽欲其知亦非易易蔣劍人秀才題貳尹集有句云誰將明月置君懷題詩忽挾仙心入則庶乎其知之者矣王紫詮廣文序秀才詩稱其骨采高雄華實並茂於綺麗雋逸中時有清剛之氣此言殊得其用力之所在然平心以觀秀才一生於清剛二字固已知之矣如謂卽此便是清剛境界余仍未敢決也

綺麗雋逸是蔣老劍家常本色然猶有綺麗而未雋逸雋逸而遺綺麗者余謂雋逸較難於綺麗上篇所選詠古近體佳篇

警句多屬雋逸一邊至若艷情之作鏤金錯采縱極綺麗較見不妨然老劍亦非不能爲其雋逸者五古雜詩云我有鴛鴦綺纖手自機杼瑤箱十二疊持此竟誰與迢迢西北樓粲粲舞白紵一曲千黃金羅袖妙迴舉君聆貴家樂慎勿輕貧女貧女不炫飾絕世渺獨處君之爲此詩時初何嘗離綺麗而求雋逸惟其意理蓄足筆又能婉曲以達之故見爲雋逸蔣劍人樂府擬古在其本集中視詠古諸作自遜一籌余故多採其詠古於前苟援能躡蹤之例似可免及二者復念作者下筆時何等苦心孤詣能殼富貴浮雲而後成就此些子錦囊中物則愛之惜之寶之護之又覺其如不及矣謹案所作諸樂府中惟書文文山正氣歌後十二首最有興會全錄於下太史簡云大義魯春秋直筆齊太史人固有一死太史

秉筆執簡而書之一太史死數太史秉筆執簡而書無異辭
烏乎春秋大義尊王綱太史直筆凌風霜千年萬古臣子之
大防董狐筆云嗾一獒不能殺其臣而使之逃雖然彼無君
者與犬食之不足污歐刀靈公之靈乃若此趙盾僥倖竟不
死君子問之曰董狐古之良史矣張良椎云中庭柱荆軻劍
中副車張良椎祖龍祖龍似有天授非人爲暮年帝者師少
年報韓死大索十日天下多殺壯士幸哉狀貌如婦人女子
蘇武節云萬里歸來一枝節十九年中咽冰雪盜羊誰與案
丁零射雁依然居大澤妻胡婦而生子此必無之事爲李陵
衛律輩游說耳安東將軍故府視蘇武節似不如是將軍頭
云蜀中有斲頭將軍無降將軍將軍一言天下聞將軍五體
惜未分一解將軍縛再策將軍勳將軍故主殊少恩蜀中無

斷頭將軍有降將軍

荻園按嚴將軍斷頭之言何等轟烈及受人加禮遂許馳驅過矣竊爲將軍計

不如作文山黃冠歸故鄉也

侍中血云乃父人中龍生子當立雞羣鶴司

馬家兒惜太惡王裒爲孝子嵇紹爲忠臣各行其是惟一真死忠死孝皆完人紛紛典午自屠滅他年行酒帝衣青此日六軍帝衣赤君不見侍中血睢陽齒云鼙鼓動地來漁陽中興社稷生汾陽誰知事勢當倉皇功烈第一張睢陽睢陽一身都是齒碎賊萬段不足當一噬殺妾斬馬羅雀掘鼠熱血淋漓南八指常山舌云哲婦舌傾城佞臣舌破國惟有忠臣之舌辦殺賊舌本蓮花光五色常山平原好兄弟成敗生死安足計不識眞卿作何狀他日堂堂罵李氏遼東帽云南陽一龍高卧起遼東一龍不見尾出沒變化須臾中綸巾皂帽俱英雄英雄出處關天下氣節能留漢家祚前有桐江後柴

桑數點梅花天地香出師表云大漢丞相大討曹旌旗戰伐
風雲高漢賊若非不兩立布衣臣本安蓬蒿出師上告先皇
帝鞠躬盡瘁死而已大星一落大事去渡河者三亦如此渡
江楫云祖生祖生爾何人大志慷慨清邊塵誓平燕趙奉京
洛激昂天地生風雲拔劍起舞劉越石中原有數幾人物奈
何天生一石勒渡江五馬一馬龍惜少中流此擊楫吁嗟乎
祖生獨擊中流楫擊賊笏云笏朝天金魚紫袋緋衣鮮笏擊
賊青天盪盪飛霹靂笏代筆春秋折獄案成鐵笏當刀髑髏
饑餬奸魄銷笏乎笏乎歸來乎滿牀乎不如茲一擊乎堂堂
復堂堂乎他若讀離騷樂府十首之三楚絕齊云商於之地
六百里誑楚絕齊齊絕矣如秦受地秦弗與一戰屈匄虜再
戰唐昧死與王約六里且與王爲戲王安能取函谷關前一

九泥他日秦滅楚今日楚絕齊兩漢樂府三十首之一陳勝
王云大楚興陳勝王苟富貴毋相忘王侯將相自有種奚必
假扶胥項燕從民望乃知鴻鵠之志同燕雀夥王沈沈樂莫
樂其四田橫來云始與漢王南面俱稱孤漢王爲天子橫爲
亡虜胡爲乎斬吾頭馳三十里漢王無恙橫來矣河山百二
圖籍收海外尙有五百頭其六借一箸云滅諸侯嬴氏強王
諸侯項氏亡刻六印爲卿食其借一箸乃張子房子房五世
相韓者不願韓王有後也其八王呂氏云高皇帝棄太后臣
請宿衛中高皇帝王劉氏臣請王呂氏臣亦得丞相封臣爲
高皇帝奇計六出臣請爲太后計劉氏天下以呂易惜哉佐
命之勳不再立死樊噲生周勃其二十莽有子云周公殺兄
莽殺子大義滅親竟相似周公無兄莽有子莽賢於周公遠

矣卯金尙未終辛苦學周公血灑屋禍及族公乃自以爲功
其二十三廢郭后云仕宦當至執金吾貧賤之交不可忘娶
妻當得陰麗華糟糠之婦不下堂仕宦而至天子娶妻而廢
郭氏人生得意意外事田舍翁多收三斗穀亦如此五代史
樂府十首之二三垂岡云天下未定英雄死英雄不死乃有
子不二十年負三矢對酒當歌泣數行大王老矣行自傷悲
風落日三垂岡其四皇后敎云殺大臣用皇后敎國柄仍爲
宦官盜一乳臭子負乃公入蜀不以功名終魏殺鄧士載唐
殺郭崇韜兩人一反一不反不賞之功效已高他日臨河淚
如洗郭公若在不至此十國春秋樂府十八首之二左牙兵
云學禪讓不可謂非篡學兵諫不可謂非亂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趙穿弑君盾曰諾主其謀而避其名奈何獨執左

牙兵左牙死右牙喜奸雄假手盡如此不斬賈充斬成濟其
十小南強云羊頭二四白雨至兔絲吞骨女豬媚雲華御室
碧落天冠珮獨拜盧瓊仙老蛟青霧出嶺海雒州刺史鑄枷
待手持玉挺長降王茉莉香死小南強其十二羅江東云十
上不第唐社傾大聲疾呼請舉兵讀書本識忠孝字英雄不
合依人死布衣蹈海不帝秦高駢宋威非人臣奈何錢氏亦
弗用籠壁紅紗安足重戴天之仇不可共孔子齋戒沐浴告
魯公三子者與陳恒同君不見羅江東至其儼古之作較見
不多已錄雜詩一首茲故不再及

以上樂府接迹展成繼軌芝五頓挫瀏亮誠不患其空滑矣自
是劍人能爲雋逸之實據若夫綺而不靡麗而能則莘田香
草仲則綺懷則又綺麗之所貴也錄其錄別二首云好讀前

溪子夜歌江紅海綠奈愁何人間錦字回文少天上瑤花受
刼多容易風情黏落絮最難心事託微波自從青鳥西飛去
消息無因問絳河匆匆燕子話離襟湖上黃鸝舊日音花影
紅根先種淚篆痕青字未灰心仙居樓閣雲何杳秋在瀟湘
水更深莫憶酒醒殘月外漢南楊柳又淮陰此體本劍人所
優爲集中或爲託興或爲言情幾于無句不工若全錄之殊
佔篇幅因別刊客雲廬詩錄而摘其尤雅者若干聯於此采
蘭人去無芳草中酒春寒有落花一隊酒兵圍虎帳雙鬟樂
府唱龍標風鬟小謫啼龍女玉斧難修怨藥娥有情眷屬無
情夢長命神仙短命花前度客來流水去今年人瘦牡丹肥
秋於涼雨添絲鬢人在明河憶女星病後芙蓉愁見影秋來
楊柳怕成煙琴無綠綺鷗弦冷臺有黃金馬骨銷芙蓉北渚

佳人怨苜蓿西風病馬哀春人讀曲閒尋夢夜雨修書冷翦
燈詩題才子金荃集人在墉城玉女居春夢淡於蝴蝶影落
花寒入杜鵑心往日春風紅豆子今生明月白梅花綠酒獻
花詩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遙岑眉樣修蛾黛芳草天涯化
蜨裙風月文章蘇玉局江山絲竹謝宣城畫樓楊柳銷魂賦
玉帳蒲桃出塞篇碧月幾時圓好夢黃金情願鑄名花白描
鴛翼疑無色紅氍毹絲尙有情半榻閒銷雙屐齒一詩高壓
萬山肩此日畫堂棲海燕有人椎髻嫁梁鴻人間鑄夢黃金
窟天上鑄愁白玉碑春水綠波名士淚桃花紅影女兒魂無
題詩況歌長恨絕代人猶住小家他日風流誰作壻今生顏
色已如花未拋錦段憐紅女待卜金錢問紫姑鶯啼燕語剛
三月釧動花飛又一時江湖酒夢圓秋鬢樓間仙居放曉山

楊花影散東西水桂樹秋涼大小山青絲覆額呼么妹素手
調羹問小姑謝道蘊原丞相女衛夫人是右軍師謹借劍人
題友人詩卷句評之曰幽懷蘭草聞鄉澤慧語蓮花懣舌苗
自李義山楚雨含情皆有託一言發其端後之作艷體者無不
託於義山究之託其所託去義山之旨也遠所謂託之不善
者也託之善者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細玩義山含情二字可
見蔣劍人平生詩品雖涉綺麗要知內意而外辭故氣骨較
適神韻亦遠其論艷體有云義喻者趣深辭蕩者志惑有唐
溫李諸家取則離騷無傷連犴降而疑雨徒扇靡風蘭音蕙
怨一變爲花魅脂妖此中雅鄭不可不審然則世之輕言綺
麗者固蔣劍人所弗許耳乃猶強附義山豈知古人更不任

咎

余嘗倣南山評仲則詩以評劍人七古中有幽語如云爐烟不
結同心篆盛年空抱鶯鶯券又云湘水無言倚竹愁陽臺又
喚行雲暮又云羅衣坐嘆秋風早銀漢中間波淼淼又云吳
王宮裡曉鴉啼醉擁西施眠未醒又云秋空叫破海潮碧酒
醒一枝寒玉笛又云烟村茅屋自三兩中有讀書聲琅然之
類是有快語如云功成不上麒麟閣歸去無田事耕穫又云
君不見綠林豪客虬髯賈眼中有仇頭早取又云劍不必學
一人敵酒不必論萬錢值又云奇材劍客爲我用夜半敵頭
帳中弄之類是有險語如云鵂鶩叫月鬼狐哭霜花冷冷語
枯髑之類是有勁語如云射手欲鹿鹿胆飛風勢入箭箭光
出又云家運衰時國運終黨人錮後才人死之類是有奇語
如云白日走匿黃河折心折冰雪骨折鐵又云眼中之鐵心

中血鐵厚一寸血一石又云安得吹上木棉枝衣被蒼生盡
溫煥又云高譚捫虱四座驚白髮不許頭上生又云好男子
來吾語汝從吾後吾反顧汝斬吾頭汝勿懦又云劍花搖搖
酒花熱裸身大叫千年魄又云混沌不死元氣出拔地風雷
去天尺又云滿城人海變血海滾滾頭顱似切菜之類是有
適語如云一條絃滴萬條冰冰若不寒絃不裂又云此字聖
賢豪傑鬼神風雨河岳而日星此書一百四字字字烈丈夫
之血淚迸裂心精凝又云封疆事當任封疆吏自爲之奈何
拾帖括語徒亂人意爲又云鍊雲生水水生液明月一片太
古冰之類是有扣語如云二千年史眼生鐵十萬里天刀掛
霜又云將軍之功已不賞將軍之頸得無痒又云脩然剛健
復婀娜竹亦媚君出靈怪又云江湖悠悠行路人乾坤落落

一士貧之類是有苦語如云井中有心天水碧心中有血井水紅又云廣場短袖不得舞躍馬橫矛自失伍又云萬死功名聖主恩百全富貴庸奴福又云眼中萬古淚常有天下一石才無多又云吾曹殺賊只救死大將恩威本莫測之類是有壯語如生不英雄便宜死碌碌那得長如此又云天下健者豈董公長揖請看吾劍利又云我生於世寡所諧飢寒不足關胸懷又云等一死耳互相殺彼豈銅頭復鐵額之類是有豪語如云小五岳收眼界寬大九州踏芒屨徧又云一面琵琶八面風琅琅海水青天空又云男兒百計無一好富貴還須致身早又云高樓橫吹江風清石壁倒射日腳赤之類是有秀語如云書堂入夜鑑明月古人顏色殊嬋娟又云華雲吐月秋羅羅銀灣影落天無波又云玉妃瓊珮飄靈風一

絲海綠搖空濛之類是

五古雖不若七古之變化之而苟以類舉如一彈天地清再彈山水綠則秀語也微軀妄自保幽賞君獨難則苦語也廢塚生寒烟美人在疇昔則幽語也恨不攜釣簑烟波是饒味則拘語也生客三千人死壠五十步則快語也捫壁鬼髮青一風陰閃燈則險語也天梯半空架天轉出其下則壯語也到門不見山入門山始大則奇語也劍人之才直是無所不有其絕句有云穿雲亂石排空樹似我胸中磊落才亦我不卿卿誰其卿卿之意

編輯詩者往往略於古人而詳於今人嚴於古人而寬於今人蓋古人多屬已傳雖不稱述世亦自能稔習今人尙待論定苟非臚列後將毋以覽觀況此編之爲例本寬而劍人之去

我若是其近者耶余猥謫陋何足知劍人然卷中諸君大有可傳者在意者劍人與之上下千古乎

今夏五月得家仙根水部

逢甲

自潮州寄書并贅談序文一首

念贅談本從香港中華印務總局用倣聚珍版排編近經散版急函令補印分裝尙未售出之十餘部中謹按來序縱橫排闔霞蔚雲蒸凡千數百言多補余見之所未及惜太長此不能錄而拙箸又以出書太早前此流播遠邇皆未得首載此序以行殊覺負我良友也

昔人恆言校書如掃落葉越掃越不了蓋精本如是之難覲也贅談雖屬已貲付印然星香萬里不能自校僅以託諸坊賈草草蕲事故訛字尤多亦有原稿本訛攷據未審者此則急於成書之弊出書後屢承閩縣曾幼滄侍御師

宗彥

番禺李

石樵秀才

啟祥

函糾訛字今又得臺灣家仙根工部逐卷校

勘諸君昵予致足感也惟活字出書卽行散版無從追改姑俟諸異時翻刻耳

武進黃仲則先生

景仁

受大興朱竹君先生

筠

知甚深嘗招人

安徽學幕襄校朱好延攬一時豪俊皆及其門乾隆壬辰上巳日爲會于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黃年最少御白袷衣立日影中援筆先成七古數百言傳觀座客咸爲擗筆以是名滿大江上下今按原詩云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高百尺樓中節使文章伯風流髣髴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同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然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坏土若論七尺

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
賓長星搖動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
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萬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
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
向流通體沉著之至自饒神韻亦曲亦清殆如杜公所云波
瀾獨老者

湘潭張紫峴大令

九錢

乾隆舉人著有詩集張南山曾見鈔本

採其登采石謫仙樓七古入聽松廬詩語超超空行自不及
伸則一作而瓣香所在同出李生并錄於此以參觀焉詩云
借我蛾眉萬古之明月照我長江萬里之孤舟醉我樽中千
斛之美酒坐我青天百尺之高樓危磯冥冥猿愀愀怒濤走
渚聲奔牛枯松倒江風颭颭雙蛾橫掃天門秋樓前何人擊

大鼓使我聞之淚如雨任城誰伴狂知章歷下不逢老杜甫
乾坤浩蕩日月白世有斯人容不得空攜駿馬五花裘調笑
風塵二千石天生鞭撻風騷客肯上樓船同作賊黃金唾氣
不原功翻令銜哀夜郎謫宮袍落拓何處來磯頭淚洒孤臣
杯開元天子眞知己七寶方牀安在哉心懷濟代浮名誤學
佛求仙了世故死後能令泣鬼神生前已悔工詞賦我欲招
之騎黃鶴飛出江湖下銜霍玉簫金管梳羣鬢喝月青山銜
不落徑須提繫崔宗之共捉長鯨拔其角自從大雅久沉淪
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煞人

譽人文必曰馬班徐庾譽人詩必曰李杜韓白下至詞曲亦非
蘇辛秦柳而不貴此殆口頭禪耳受之者乃不以爲諛要知
痛哭少陵疏狂太白是何身分今之苟知弄筆者便欲自況

又何慎也余甚木疆檢點平生如上云云亦頗不免終是習氣中人之過然有所輯錄亦不欲過爲倫擬致使後來閱者先震於古人之名而反形作者之細若吾仲則者則庶乎不見其細者

仲則秋浦懷李白句如何我行處每見爾題詩試易一人必不敢作此語亦必不克當此一語

花月卽今猶似夢江山從古不宜秋黃仲則句天壤卽今猶落魄江山從古不宜才蔣劍人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西人咸士丹善爲獸戲盡室男女皆習樂工遨遊五洲以售其技曩來島上招余往觀大約如中國繩妓園虎者流而手法之精悍矯捷音容之婉孌頓挫則又過之所畜各獸騏驎熊羆虎豹象鹿偃服騰驤毋不盡如人意其尤驚心動魄者則

在於虎豹之戲余曾爲詩張之中數語云乍履虎尾虎人及
人作虎踞衝檻入張牙嚇地不見人餘勇猶當百川吸陰風
烈烈萬燈搖四座旁皇鼓聲急虎汝龐然亦太癡體大蔽人
人轉螫一擊方知惜羽毛縱身已過虎頭立此雖一時遊戲
之作然所觀情景恰是如此憶黃仲則先生兩當軒集圈虎
行一首云都門歲首陳百技魚龍怪獸罕不備何物市上游
手兒役使山君作兒戲初昇虎圈來廣場傾城觀者如堵墻
四圍立柵牽虎出毛拳耳戢氣不揚先撩虎鬚氣猶帖以梃
卓地虎人立人呼虎吼聲如雷牙爪叢中奮身入虎口呀開
大如斗人轉從容探以手更脫頭顱抵虎口以頭餉虎虎不
受虎舌舐人如舐穀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遶闌走翻
身距地蹴凍塵渾身抖開花錦茵盤回舞勢學胡旋去聲似張

虎威實媚人少焉仰臥若伴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觀者一笑
爭釀錢人既得錢虎搖尾仍驅入圈負以趨此間樂亦忘山
居依人虎任人願使伴虎人皆虎唾餘我觀此狀氣消沮嗟
爾斑奴亦何苦不能決蹠爾不智不能破檻爾不武此曹一
生衣食汝彼豈有力如中黃復似梁騫能喜怒汝得殘餐究
奚補偃鬼羞顏亦更主舊山同伴倘相逢笑爾行藏不如鼠
筆情奇恣天骨卓森此其寄託蓋又在乎題之外者矣

太白酒樓詩黃仲則貳尹張紫峴大令兩家七古之後余復得

七律二作一闕以薩檀河大令

玉衡

云萬里風雲拂劍來江

湖秋水雁聲哀登樓多病懷吾土嗜酒佯狂惜霸才更有何

人解淡蕩果然君輩不蒿萊長庚入夜金天朗照我飄零一

舉杯一宜黃符雪樵大令

兆綸

云何處人間訪謫仙烟波寒

送秣陵船騎駿去後無消息倚馬詞高悔浪傳我寄愁心與
明月來攜好句問青天乾坤放浪供沉飲似此生才亦可憐
蔣劍人避人爲僧實非初志故不久卽返初服其爲僧日時出
治遊頗多綺迹集中綠酒獻花一聯益紀實也前此不聞能
詞至是乃兼擅倚聲一唱三嘆怡顏動魄洵足感均頑艷識
者謂不歎其詩嘗聞某友宿女閭中暴卒旣知其不果調金
縷曲一闕戲云君果爲情死算人生一場春夢也應如此富
貴神仙天難問碌碌無聞可恥便三萬六千能幾羊祜功名
高峴首低不如銅雀臺前妓花落去總流水 當年我亦呼
才子放高歌華堂品劍紅燈影裏玉軟香溫銷頑福誤了凌
雲意氣祇坐老蒲團而已未免有情誰能遣願與君仔細參
禪味活潑潑是眞地此首大有夫子自道之樂狂奴便欲狂

死世不見劍人之才之遇幾何不以此了劍人耶

唐律鳳凰臺黃鶴樓一時同調千古孤行後人何從學步甯遠

楊紫卿茂才

李鸞

黃鶴樓作云豈徒黃鶴乘雲去不見崔郎

與謫仙今古登樓同悵望後先憑弔一茫然但聞江上數聲
笛吹落梅花何處邊我欲飛觴盡高度醉呼明月照晴川雖
未脫前人窠臼觀其顧視清高氣深穩亦幾費意象經營中
矣紫卿嘉道間人著有春星閣詩鈔

黃仲則先生東阿項羽墓云將軍之身分五體將軍之頭走千
里擲將贈友歡平生漢王得之下魯城可憐卽以魯公座想
見重瞳炯難閉至今燐火光青熒猶是將軍不平氣昔奠絮
酒烏江頭知君毅魄羞江流懷古復過彭城陌知君英靈愁
故國兩地招魂不見君卻從此處弔孤墳美人駿馬應同恨

多少英雄末路人蔣劍人先生題虞姬畫像云讀書忽哭項
羽紀大王之才不爲帝把酒請澆虞姬墳俠女之志可事君
我爲楚歌若楚舞烏江東下無尺土君王意盡妾何聊頭顱
一擲劍花飄悲風蕭蕭起垓下魂兮歸來慰暗啞昔日軍中
羞雉媒今朝悵下嘶騅馬嗚呼古來好色皆英雄安得攜手
常相同辟陽已封戚姬死老去可憐隆準公一王一姬皆有
餘慨余讀而善之故錄之

胸海詩存卷第十三程宗城采石二絕云詩人名將雨茫茫自
古文場卽戰場山下浪花明似雪捲天東去比人忙雨打江
豚欲上時浪珠腥裏看殘碑青山到底無閒日不墜牙旗便
勒詩聯合有情爲從來作此題者所忽宗城字子維諸生嘉
慶間人

江南民物殷阜爲各行省冠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故近代數人文之盛風氣之開自必以吳會爲稱首不知周以前固無聞也太史陳詩一十五國吳楚同不列風則亦等之化外子游北學於禮彬彬文學弦歌殆其選矣然篇什所流傳者仍不可考晉生二陸洛下蜚聲始爲吳會詞章之祖時復中原胡患衣冠巨族相繼東下咸寄吳地爲寓公焉說者謂英才鱗萃之區流風所被不但山川生色卽其時其地其人之薰德善良者自所必至而吳尤據江海之形勝便南北之轉輸國稱天府士樂世業是以由晉而還盛且弗衰歷十數朝之舊其興固未有艾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之陸終

觀天演齋校本

五石洞
不神
上

任直昇署檢



光緒己亥春
刻于五羊城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之七

海澄 邱煒菱 菽園

內地日報諸家牘后恆載詩詞大抵遊客來稿昔人目爲江湖詩者是也經年所載何啻恆河沙數要之半文聲價一日流傳蜚市雲峯自起自滅已耳近日上海更拊爲消閒游戲等報報必有詩詩必累牘泛收廣錄黃口偷名青樓畫眉皆可浪居風雅之號而詩道於是愈不可問然其中豈無一二宿儒遺草無力自行通人篇章流傳於外時見爲搜羅所及明載報端者徒以體例未安遂覺爲一邱之貉玉石無分耳讀者遇此等處須分別觀之

隨園詩話嘗云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觀之方可定去取倘拮據一二并非其人應選之詩

管窺蠡測一病也三百篇中貞淫正變無所不包今就一人見解之小而欲該羣才之大於各家門戶源流并未探討以已履爲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分唐界宋抱杜尊韓附會大家門面而不能判別真僞採擷精華三病也動稱綱常名教箴刺褒譏以爲非有關係者不錄不知贈藥采蘭有何關係而聖人不刪宋儒責蔡文姬不應登列女傳然則十七史列傳盡皆龍逢比干平學究條規令人欲嘔四病也菽園幼在塾讀亦嘗疑文姬不應入傳吾師曾孝廉曉日凡其人才行卓絕必能自傳作史家列傳者亦各因其可傳而列之耳菽園乃悟今因貪選部頭之富以爲每省每郡必選隨園之論重附注之數人遂至勉強搜尋從寬濫錄五病也或其人才力與作者相隔甚遠而妄爲改竄遂至點金成鐵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七病也因自云末一條已作詩語亦不能

免惟借此射利通聲氣之弊則又在乎七病之外者也可見
雅俗界限卽君子小人所以爲義爲利關頭非小節細行之
比雖疏闊如隨園亦知兢兢彼藉口潤筆賣文又安知其不
可同年而語乎

海天琴思錄卷四云粵東詩自三大家後多質少文番禺張南
山以清麗之才別開生面一時附其門下者甚眾有一二不
善學者變而爲庸爲俗爲冗爲長爲廓爲泛爲襍爲鄙甚而
以詩釣名又甚而以詩鑽利一石米爲丁儀作傳三鎰金爲
鍾惺刊詩借崔鶯鶯而結達官似魏映蝶之譏穢史詩教壞
矣或曰此市井小民之行非詩人也何足與辯按林蕓谿廣
文昌彞寓粵最久又適在張南山先生
維屏歿後今茲云云
意當日必有所指摘不言誰何自屬忠厚然此種陋人亦正

不必知爲誰何其所選之詩亦斷無能傳之理愚所以仍載此言蓋有借以自儆并爲來者告云

毀瓦畫墁志在求食何孟子之非之爲其不以道也苟能以道雖日傳食不爲泰矣文章小技何莫非道唐時元白之交最忠白爲微之墓志受潤巨萬而人不以爲非袁子才先生枚遺囑自謂平生未嘗妄取人財及別有要挾乃四方贈遺竟有一篇墓志報我萬金者今觀小倉山房文集所載碑版類多紀實足徵談掌故者且有賴焉其無爲諛墓惡習可知祝壽之文更復少載詩話云云誠有自信其然矣

道光間吾閩同安潘德輿方伯

仕成

寄公於粵購地荔枝灣闢

海山仙館一時聲勢豪華極冠蓋徵逐方伯雖席饁業起

身科目

副貢欽賜舉人

頗好文墨嘗刻海山仙館叢書五十六種其

四百六十一卷搜羅秘要世稱善本迨後因饑餉重累園產
皆入官今久廢矣談者猶艷稱不置雲南昆明李竹農太史

瑞裕

游海山仙館詩

其一

萬里羊城路清游結勝緣言尋潘令

宅來泛米家船夾岸先看竹沿池盡種蓮紅塵飛不到小住

卽神仙

其二

樓閣凌空起登臨意激昂開窗吞海氣倚檻受山

光雲擁三霄近風掀四面涼憑高清興發嘯咏寄蒼茫

其三

腸斷一枝簫聲聲咽暮潮鉛華隨水逝金粉等烟銷老鶴知興

廢啼鶯訴寂寥不堪重訪舊風雨十三橋

其四

返櫂天將暮扁

舟過短堤迎眸城郭混回首夕陽低地勝情多戀花繁路欲

迷再來須訂約樽酒好相攜按作者當日親見其自盛而衰

歷歷寫來殊有奈何之感然名園壯麗已見一斑

番禺縣志稱潘德畬方伯重刻佩文韻府嘉惠士林欲讀中秘

書者皆得家置一編洵巨觀矣亦其時滬上未傳泰西照相石印法故殿版大集難於貲購若今時之佩文韻府不過六十整冊藏之巾箱而已足矣至繁重之圖書集成一經鉛版縮編不過千有餘卷取價三百陋巷之子凡有負郭田五十畝者皆可以其餘力藏書滿家士亦何幸而生於今日哉

吾郡家鮮藏書人各習便自隘父兄之爲佳子弟謀者往往嗇

於書價日費三百緡以拚社賽之一擲者吾常見之矣能費

三百緡以購圖書集成之飽蠹者則所見亦僅也前巡道湖

南劉朴堂廉訪師

名倬雲

徵郡中商富彙資往滬購鉛石版翻

本以實丹霞書院其絡繹於齋長之前爭借類書以供緡檢者半皆力能自購者也乃可以購而不購則其所恆購誦習之書必盡屬諸講章考卷可知此進止之所以歧也同治甲

子髮逆未擾以前郡人數藏書之盛海澄葉溪田孝廉

文載

詔安葉雲谷拔貢

觀海

龍溪鄭雲麓都轉

開禧

各十數萬卷

焚燬無遺實一大厄事閱三十餘年微特藏書之家今無其人卽鄉先正遺文亦少任刻者郡志國朝人藝文著錄已百不存一過此以往其漫漶散失于白駒野馬中終恐有一之而無者文獻無徵固承學者之不幸也於古人乎何尤

海山仙館主人潘德輿藏有乾隆老畫師羅兩峰

勝

所作鬼趣

圖真蹟主人徵求題詠卷冊幾滿余尤愛主人自題十律刻畫淋漓發揮盡致寫鬼寫趣筆筆如生讀其詩卽不必觀其圖而圖中神理不啻眼經恐斯圖流傳未必及此詩之尤愜觀者兩峯有知能勿自慰因全錄之

其

燈昏如豆影憧憧夜

半虛堂走性風變相已知情狀幻傳神直與性靈通卻從死

趣尋生趣愈覺人工勝鬼工惆悵卷中珠玉在紛紛題詠苦

雷同其二畫鬼幾如鬼畫符淋漓墨水費描摹空空妙手知何

著隱隱全神望若無此日形骸原散漫當年面目本模糊於

中倘有其人在紙上何妨試一呼其二猶是人間主僕名尸居

餘氣儼如生游魂逐逐追隨苦長路悠悠落拓行露肘短衣

裁半褐籠頭破帽綴殘纓豪門昏夜誰奔走故態狂奴死不

更四緣結他生事已非行歡地下尙依依美人有恨歸黃土

使者無常號白衣卻扇似憐羞影在褰裳可奈寸心違夜臺

攜手花含笑證到蘭因夙世稀五其之形乃背貌輪囷故鬼居

然屬短民此輩擎杯惟解罵有時倚杖便相親折腰竟欲誇

長技掣肘從來是小人當日封侯無骨相者般頭腦誤終身

六其碧血噴空白霧腥長人干仞聳高青汁疑染柳誰彈甲面

類塗藍或姓丁赤脚蒼頭行迅速朱唇翠髮走空冥圖成欲

刻焦山石照耀仙家瘞鶴銘

其七

青林月黑路迷茫鬼手橫空

一丈長岌岌頭顱懸似斗團團面孔重如囊兩身俯仰奇而

醜獨角猙獰走且僵幾輩相逢先引避本來形狀太荒唐

其八

濕雲漠漠罩泉臺一片幽魂結隊來冷霧似烟籠雨雪昏天

如墨走風雷殘衫蔽體寒偏壓破傘遮頭凍不開存日乘軒

張蓋者夜深行路劇堪哀

其九

除風呼嘯夜漫漫對立如人片

石盤喬木亂山沉斷碣荒烟蔓草委空棺盡頭猶自撐皮骨

見面何從掩肺肝貴賤妍媸都莫辨一般形體任摧殘

其十

趣由來妙不知偶然涉筆作兒嬉光天化日原無鬼墨客文

人例好奇真跡至今多易主名流在昔遍題詩好同彝鼎圖

書看珊館留傳永寶之又同題七古一篇意有所指殊嫌刻

露故置彼而錄此

南海譚玉生舍人瑩樂志堂集亦有是題八律終遜此警策也

南海李子黼廣文以刻師友錄廣交得名其詩頗尙嚴整無空滑之習在當時同人中亦一佼佼者論者以爲非三陳之比則成家與未成家之分也其名雖著而專集不盡見稱於時余謂近代詩人善選而不善作沈歸愚尙書也不善作亦不善選王蘭泉侍郎也善作復能善選朱竹垞王漁洋兩先生庶幾當之餘如鼎鼎盛名之諸公尙有待於推覈而始定於子黼乎何譏

潘德輿號四農山陽人道光戊子江南鄉試第一箸養一齋詩集詩語行世其論詩有云詩只一字訣訣曰厚厚必由於性情然師法不高烏得厚也清贍方可以學詩道鍊方可以作詩超雅方爲名家渾化方爲大家又云詩最爭意格格不清

高可作而不可示人，意不精深，可示人而不可傳遠。時人亟許爲知言。

四農解元詩似諸城劉相國書，溯源在三唐以上，貌豐骨勁，氣足神完。五古長篇如贈某童子，此日足可惜，等作大力包舉，筆筆藏鋒，尤非初學執筆敢誇其能以篇幅太長且養一齋集世多見其書，此故不錄。

潘四農解元田家真趣，領略甚真。養一齋集所有田家雜題，篇篇皆佳，不啻親歷，令人味之不盡。其中尤多盎然見道語，是以學人而兼詩人者。

清贍二字乃四農道出，已詩實際，非漫作尋常指點。

潘四農題須芥庵桐華庵詩集七古一首，長安文章蓋天下，入門下馬逢健者，等是江南淡蕩人。天教并坐論風雅，吾徒悲。

歌宜入燕痛飲不得言無錢新詩一卷綠陰底萬樹秋聲飛
滿天擊劍拂衣聊復爾陽春晚晚逝如水放筆駛於過海帆
安得長風千萬里他日名成當自娛老我從君稱釣徒酒酣
吹笛龍潭去散髮吳舫游太湖此作放佚極矣然猶字字質
重不苟琅炳如此

四農詩有云籠禽水一勺機馬豆一升禽感爲嬌啼馬謝爲怒
走豈無高曠姿抑抑日低首哀哉蔡中郎驚嘆戀恩厚殺身
望吏議千秋供擊掇隨處受人恩有身何以守余謂可補王
惕甫廣文立朝須怕受恩多之言之所未盡

李子黼廣文受業鄉先正張南山先生之門最久終身佩服言
必稱師故淵源甚正同門中除番禺馮子良諱臨桂倪雲龍
鴻兩司馬宜可率偏師成一隊在日頗持門戶盛標榜此自

詞人習氣則然不必深爲之詆也所輯柳堂師友詩錄高三

尺許爲詩二百餘家一時知好及後進輩倚以流傳者定屬

不尠間附題詞出以鄭重多可存者爲之摘錄其警句題歸

善黃韶九太守

振成

軍中草云二千石領黃公郡十萬軍談

小杜詩題臨桂倪雲龍貳尹

鴻

曼陀羅蠶詩鈔云九辯騷人

原坪色八哀詞客望高歌題東莞羅石船明經

嘉蓉

雲根老

屋詩鈔云不爭一第羅昭諫能卻千金魯仲連題番禺馮鏡

如司馬

哲華

雪鴻草云天涯山水都增價海外文章總結緣

按馮嘗

客日本題貴筑徐伯揆主政

鼎

孕花吟草云海內文章誰後

起黔中山水始初開題順德賴虛舟布衣

學海

虛舟詩草云

不受人憐存傲骨能令公喜爲談詩

按賴遊西江受吳城司

馬同鄉馮子良先生之

知先後一無干請子

翻聞見甚真宜云然題電白邵子與學博

點

馬峽冷官吟稿

云遲暮我知天有意蒼茫誰信地無才何勞新筍爭高下未

必名花怨落開題連平林璿臺學博玉衡榮寶堂詩鈔云七

字將軍同激賞原注昨果杏岑都護到柳堂論詩余述君眼有千秋不敢高七字都護大激賞百年

老輩數交遊又云湔裙且合鷗邊會投筆爭推馬上功按林

功得獎題東莞尹侶珥明經樹琪清芬閣詩草云科名轉淡

黃金勝賦手曾傳白練裙按尹試日以白練裙賦受知督學使者題日本藤順

叔處士宏光吟草云萬里雲烟晁監序一船書畫越王臺

余欲評贊趙甌北先生詩輒苦無的當注腳後閱朱弁風月堂

詩話至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

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

說鄙俚之言一經其手似神仙點瓦鑠爲黃金自有妙處參

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也他人豈可學耶一段乃

掩卷起曰今而後有以評甌北先生之詩矣

李汝衍少尉

季琛

初謁余於寓樓年已老矣又值連番困阨顛

沛之餘志氣頽放若重有憂向索賸稿將謀代存退而挾一冊來中有別紙云落日空四山王孫去何所躑躅哀道旁路人不可語夙昔金石交一旦棄如土茫茫湖海心滿地悲風雨愛其意境沉鬱大加驚歎越日復見便朗誦此數語窺李之意似不知所謂因持原稿示之乃言此寶同邑老宿林石甫之作素嘗鈔錄而誤夾於此不知先生見賞之深也余細爲校勘果與李詩意境各異李詩如讀洛神賦二律性情風調皆見融洽已刻贅談卷之七中今不複述

他日南海周麗生大令

有基

物色冷攤上詩刻殘本凡數十家

寄予中有林石甫之集在焉如晤故人不勝狂喜按林名夢

郊岡縣諸生集號此中軒詩稿大致俊深爽朗毋囁嚅不吐
之態讀漢書一首尤快人意辭云黃憲伊何人方之以顏子
尼山萬世師比諸楊伯起儼人不於倫荒謬乃至此靡靡東
漢風標榜士所喜愛之斯阿之虛聲不爲恥其禍遂蔓延黨
錮從此始愚謂此與張南山濂溪一首同其發揮者今并載
南山作於下云先生始講學二程共師之伊川老愈尊洛黨
羣相推孟子後一人此語我則疑譽兄實自任原注伊川謂
明道爲孟子
後一人又自謂學與兄同毋乃忘其師豈其道之明必待弟子爲卓哉先
生心成見了不持民物固當念山水亦可怕愛此濂溪清晚
遂家於斯後儒講濂洛先生初不知光風霽月間襟抱良可

思

譚康侯農部書長恨歌後云馬嵬沙草沒孤墳劍閣淋鈴不可

聞但使千秋金鑑在何勞七夕鈿釵分張南山太守詠幽江
相公云豈徒風度立朝廷良相能知亂未形若使早依金鑑
錄至尊何至雨淋鈴後二語詞意正復相近

有宋道學傳中余最不喜邵康節菽園贅談曾以爲言張南山
先生絕句云宋遼南北已分途轉瞬金元算到無十二萬年
談數學大言不信邵堯夫

家仲閏工部乙未台灣之役義聲震乎天下願以事多掣肘不
稱其志意避地歸來終無有憐而起之者平生豪宕感激之
意屢見於詩予嘗欲集而刻之以示知者蒙其錄寄乙未內
渡以後之作凡若干篇句奇語重意苦心長上自漢魏下逮
唐宋舉能茹其精華而着我本色尤屬必傳之作近日來書
諄諄以古之立名相勸措詞愈摯爲氣愈平嗚呼可以知其

所養矣

拙箸庚寅偶存寄懷曾幼滄師云一瓣心香當束脩門牆得附
勝封侯才高閬苑三千客夢繞神京八月秋惆悵臨風懷杖
履忻聞勸學達書郵不知似我詩才弱可許狂歌獨倚樓此
余年十七初學爲詩稿越歲辛卯嘗鏤版鷺門妄傳於外終
以無聊之作未敢遠質吾師及丁酉歲贅談告成復取是稿
一再附刻於是十年舊稿方以今夏而達師門鯁生疲癯亦
可嗤也師隨見和二首云迢迢重海路何修好句驚傳沈隱
侯別意深於千尺水遙情清徹九天秋時艱涕淚思求艾月
旦風流妙置郵原注時君方總天南報務心事萬端待君說側身南望獨
登樓慙愧嚴耕別鄭修年年貸粟監河侯竟忘拙宦身將老
漸覺耽吟氣已秋水徑蕙風窸殿寺沙隄草色潛官郵閒中

清趣無人會笑脫朝衫上酒樓

臺灣許允白進士

南英

初不相識乙未偕陳藻耀觀察

日期內

渡寓厦始一謀面明年丙申余來星洲君亦以訪親踵至環島蒼茫得此良覲殊大不易承索庚寅偶存拙稿舊刻即題

二律來云思藉文傳本下乘漫將此意例先生月能自照宜

留影花豈無香便累名不用人憐知舌在從教鬼泣此詩成

海枯天闕供搜索知己殘更共短檠

原注菽園孝廉原刻此詩時猶困童軍也故追

慰之十年前事費評量敢信詩窮道不昌天老高才艱重任名

先不朽快文章性情摯處言偏淡意氣真時味愈長折挫輪

番添閱歷冥冥位置未尋常

原注孝廉詩多見道語實從屢經鬱塞得來

獎藉逾

量媿不敢當時余適丁大故屏絕韵語故不能和丁酉翻刻

謹已弁諸卷端以志吾友之愛而已

允伯進士世籍臺南預福建試是爲閩人遇亂蕩其產內渡依
友來厦無以爲家然先世固粵之潮州人乃遊南洋造其族
之豪者謀焉及歸橐中致千金卜居廣州行與粵終矣近有
書來屢詢無恙亦一多情君子也憶丙申冬余奉先府君

靈輒附輪返里君尙滯島上殷勤執別有詩贈行今錄於此

云挾策來投萬里奔主人先我返邱園一囊束筍新詩卷原注

菽園之歸也挾麗雙袖酬花舊酒痕原注去年與菽園鷺門同醉冀北仁

欣逢伯樂汝南翻悵別陳蕃窮途作客真無賴多少心胸未

敢言多少心胸未敢言星洲何處是龍門功名扼我終安命

筆墨逢君倍感恩別曲忍添游子淚原注客中送客何以爲情靈旂長護

大夫魂原注菽園此行實奉尊甫勸植公靈輒歸葬珂里明年春艸漳江綠爲我呼

童一啟軒

張亨甫張南山一代清才詩中大雅而皆爲閩縣陳梅脩先生

壽祺

及門弟子人謂何幸而有是師愚則謂何幸而有是弟

竊嘗私爲品目先生之經術固非二子可及二子之詩學尤非先生所能耳其所專者異而傳者亦自不可誣如此

不爲君王忌兩宮權臣敢撓將臣功黃龍未飲心徒赤白馬難

遮血已紅尺土臨安高枕計大軍河朔撼山空靈旂故土歸

來後祠廟猶嚴草木風此侯官林文忠公

則徐

湯陰謁岳忠

武祠詩也通體悲壯抵得一則史論

張南山先生詠愁七律結句云天上迢迢如可寄欲分滋味與神仙真是百想不到語

潘蘭史典簿

飛聲

每得新詩輒付估舶眎余六千里外機輪飛

駛五日可達余近少吟興無可爲寄間屬門生輩摘辛王癸

甲稿中之稍見議論者互相質證郵筒絡繹藉慰神交正不
必似元白之誇訢潮廣陵潮也一日余見來詩不類君書然
書法又復佳甚亟詢知爲君友東莞梁瓊仲

育才

手筆復詢

能詩否則已積稿盈寸矣有贈高麗尹君七古一首曰古今
書勢法不一形質性情具真意縱橫使轉知者稀學草難於
學真易張鍾義獻心源同沾慨後學非常功傳人豈僅盛中
士并使東國欽流風高麗尹君工怒手筆挾龍蛇腕中走南
游吳越東五羊顛米爭傳蕪林口獨立山人文字豪爲君延
譽聲華高法書贈我紛卷軸欣賞若見郎兵曹昔賢論書貴
用筆俗學乖離典型失喜君宗旨能暢之跳盪盤紆孰堪匹
我昔弱齡曾學書會稽家法心所娛徒耽翰墨蹙生計饑不
堪煮胡爲乎詩窮始工理可擬工書毋乃亦如此君遭離亂

曷足悲會掃千軍衛桑梓不然束筆萬枝浮滄溟卻入東海
驅長鯨看待濡毫肯露布偉哉定遠齊勛名觀此則梁之詩
功書法皆可於字裡行間得之至所稱高麗尹君余嘗見其
書實不及梁遠甚此篇殆仍作梁之自贊可矣

蘭史新詩七古最多亦最妙有吳娘曲一題生新幽悄大異乎
俗手之摹長吉體者文云吳娘酒酣花滿天紅樓窈窕春可
憐玉梨一株妬不得澹黃月子明如烟雪膚雲裳襲香玉螺
鬢吹上巫雲綠金尊不放客歡娛卻恐鴛鴦夜深宿買天不
曉輕黃金黃金可擲知妾心大紅氍毹錦段枕屏山弱夢疑
春陰瑣窗不分啼鴉鵲捲簾春色看眉嫵昨宵風景異今晨
雕闌落偏桃花雨

長白桂竹君比部

林

窮老耽詩久客海外初與蘭史不相稔習

光緒丁酉同應德國東文教習之聘舟出香港始各倚舵樓彼此通曲抵德後文字之交視同手足三載回帆復過五羊相訪人生至此未免依依事具蘭史所著海外詩詞各種顧念桂老貧無子積學甚苦于其別日向索舊稿將代存刻桂知其意臨行感涕留詩珍重每遊一處有所得必遙達香港以示蘭史前後所錄亦不少蘭史轉謀之余請編入客雲廬叢詩藉慰桂之生存得見余既已心許之矣惟詩錄搜羅廣博出書較遲因先選數首於此殆猶元人說部所謂楔子者乎潘蘭史典簿招飲河南村居卽席賦謝并送其明日重出香港云扁舟款乃到江邨先叩河陽處士門招隱而今成上策乘槎猶記出中原

原注丁亥歲與君同舟赴歐西柏林

經綸事業憑椽筆風

月襟懷付酒尊四十頭顱七千里故園松菊最銷魂

原注君歸自海

外顏其齋日得見故
園松菊快哉之館

十年未蓄買山錢慙愧君家有稻田半

畝修篁能請客萬株松樹欲摩天

原注君居近萬松山

青梅共煮珠江

酒綠笋同參玉版禪

原注導游海幢寺

我願移居託喬蔭可曾石上

結前緣閨中燕玉有芳容天上鸞鳳未許蹤

原注君舊賦悼亡

姜被

裝棉剛借榻謝庭詠絮正初冬

原注君女少蘭出見極慧悟

騷人地窘詩

偏富名士才清福已濃大好湖山騎款段定無塊磊到心胸

當歸不贈贈將離纔得相逢又路歧一夜颺輪飛海國五更

寒雁夢天涯我愁遲暮呼庚癸君有文章擅色絲說到分襟

期握手再添鴻雪是何時將返都門道出香港席上留別蘭

史云作客南州閱歲時鳴鳩乳燕動鄉思異方桃李非無色

故里楊枝有預期海上一帆風正好天邊良友別難爲從今

未卜重攜手落月河梁祇夢知天風颯颯促行旌自檢征裘

百感生去國從無難了事欲歸偏覺未忘情白雲山好留鴻
雪畫舫花多記姓名曾是珠江頻載酒衫痕燈影憶羊城香
海舟中始識君十年意氣薄凌雲塵談上下無千古犀筆縱
橫有萬軍地北天南心共炤燕山粵海手頻分瀟瀟暮雨催
人急杜宇啼聲不忍聞天涯老我鬢蕭蕭藉盡餘春酒一瓢
久鍛誰教思健羽此歸休復羨嫖姚濟川君自爲舟楫鋤地
吾堪理藥苗小草無心雲最嬾絳霞舒卷任丹青北上過金
陵云大江東去浪花翻直鼓颺輪過白門城郭金湯新市井
雲山玉壘舊軍屯原注山上營址爲昔日屯兵處南朝已醒繁華夢北里空
銷黯淡魂原注秦淮風月大非昔比今日世間更多事古來興廢莫重論
黃鶴樓云詩名仙迹豔傳聞仙去詩陳剩白雪好句能存人

尙在故鄉不見日將曛漢陽樹外官開路原注時將開鐵路鷓鴣武洲

邊我弔君滿地江湖無着處欲乘黃鶴過氤氲謹按比部詩
淺而非俚熟而不腐度其一生下筆必無鯁喉掣肘之患世
之以堆垛爲工纖佻取巧者正坐未與比部遊處

慈溪李芷汀布衣

東沅

海上謠用四言體云海上奢華甲于中

國酒地花天脂妖墨賊名士無才名妓無色妓集如鴟土多
於鮑百態交呈一文不值豈有心知只憑耳食徒慕虛聲誰
具卓識欲洗腥臊先刪荆棘喋喋煩言不如沉默翩翩弄影
不如伏匿眞儒不來佳人難得若賦在東須投有北此與寶
山蔣劍人茂才敦復滬城感事句萬里螺桑沉鬼國一城脂
夜盪花妖同一用意同一憤世嫉俗之深者其言自不無過
激然以滿肚皮不合時宜之人日對惡狀胸間塊壘積血三
升言之不快不如毋言讀者諒其志可也

華亭朱昌鼎與山陰陳耀卿乙未之夏同主上海晚報遍徵同人及過客詩刻霓裳全詠樓集隨得隨刊續得續刊名氏錯出體例龐雜閱者病焉未幾晚報停派選事因之中廢終於一卷而止約計徵稿凡五十餘人其中可傳之作頗屬不尠余與潘蘭史未謀面時而已共託神交皆藉是通驛也蘭史復說項於李芷汀山人山人浙東慈溪人曾佐湘中彭剛直公玉麟幕有經濟名上海葛氏續 皇朝經世文編多載其文而卽全詠樓集中之谿北閒漁一人也蒙手錄天香吟館存稿數十篇見示皆同詠樓集所未及始悔昔之知君尙淺嗟乎余自愧不檢幼年無聊篇什輕易付選不爲諸方家所歧視已屬萬幸乃反以錦囊珠玉遠託披褐之夫則諸君過信之過矣

谿北閒漁李芷汀擬塞上曲云烽火逼陰山元戎夜度關誓將
身許國不復惜刀環大漠秋風勁愁聞敕勒歌李陵臺上望
人影渡黃河胡笳吹馬上鄉信望鴻歸醉卧龍堆月霜花點
鐵衣愁看秦時月遙憐照故鄉定知閨閣裏有夢到沙場又
擬西湖竹枝詞云儂住西湖西更西蘇公祠外柳垂隄柳枝
莫被行人折留待烏鴉日暮棲驚散鴛鴦打鴨兒春花秋月
惹相思舊唐書一曲傳心事恐被人知淚暗垂絲絲垂柳拂春
衣腸斷處子飛寄語杜鵑如妾意他鄉早勸玉郎歸鳳
凰山上採薜蘿欲寄微情問紫姑卻羨鴛鴦長會合雙飛雙
宿在西湖愚按前四絕音調響亮後四絕情致旖旎天香吟
館稿中雖多佳作亦當以此爲上駟

自然生陳富章爵里未詳霓裳同詠樓集有其詩七律特健遊

甘露寺云蘆花無際暮潮腥兩岸濤聲帶酒聽水氣浮天吞
北固海風吹雨過南零半行雁影橫遙浦萬里秋光入短亭
欲問興亡今昔事大江空闊晚山青潮落蒼江雨乍收西風
一雁下蘆洲未曾結伴惟攜酒端爲懷鄉更上樓霜葉亂明
殘葉樹芒屨醉踏暮山秋遊人空嘆吳宮事未若雲峯不解
愁蕭蕭騷騷如聞風雨一片眞機流走貫注於通體骨節間
所謂隨筆而至不隨筆而盡也惜余此日之聞聲相思不及
一拍洪崖肩耳

書憎人借多殘缺墨笑兒磨慣倒斜亦自然生句

甘溪瘦腰生番禺沈孝耕孝廉

宗時

號余亦先向全詠樓集讀

其詩而蘭史爲通兩家之驛者聞沈本佳公子以累於情不
能自適亦一可憐蟲矣有落花詩七律十首韻至四疊纏綿

掩抑若不勝情遍徵和作至數十家將以付梓余不能和僅
擇其警句如左枝頭富貴渾如夢水面文章不解嘲着地似
儂沈醉日退房苦汝半閒時魂銷曲檻疏簾外人在香塵色
界中未若化萍隨浪去偶然依草得風流魂歸倩女無消息
愁絕封姨有妒才廿番風信春三月一樹香魂夜五更負他
雨細鍾情甚媚此風狂作態多春去有聲啼杜宇月來無影
負闌干薄薄羅衣扶病日姍姍環珮步虛時悔不思量偷折
去恐難解脫笑拈來息機影逐遊蜂少得意香隨走馬多情
如可懺根荇淺怨亦無言蘊藉深一現華鬢彈指易半歸塵
劫脫胎難空餘媚態描官額猶有閒情妬舞腰遊子飄零亡
魄日美人遲暮委身時吹噓早被東風誤輕薄還隨逝水流
信知紫玉成烟易再遣雲英出世難替我形容牢落況令人

振觸戒盈心半生缺憾夢痕補一疏通明詩筆于其原序云
蕊芬詞史誤嫁東風求死不得予聞而哀之爲賦落花則此
詩之意固不在花也據沈自著宣南夢憶蕊芬以色事人飄
然無主蓋一俗伎耳而所以能得此於沈者豈果蕊芬之爲
耶

沈孝畊刻自作落花詩其卷中卽以沈落花自號并摹一蝴蝶
影於端曰沈落花小照

孝畊孝廉性情倜儻才思發越所爲七古下筆鑄詞於曲字又
煞有體會一洗粗率之習同輩中與蘭史可稱勁敵在京日
送別汪敏士同年云天風不來雲自閒千年古氣彌空山偶
然遊戲得三昧無心出岫能知還丈夫莫作無聊哭黃金散
盡飽饅粥同年曠達亦當同不待推心置君腹宣南買醉未

便醒天上幾年無酒星不難蹈海捉明月卻嫌秋老鯨魚腥
瀾茗添香大歡喜閨中牛馬報恩耳可憐薄倖我何曾因果
三生魂九死羨君橐筆游神京意外遭逢逢曼卿雲中嘲笑
忽一跌跌入香海花逢迎華燈炤徹琉璃殿人在水晶宮內
冥果然知己屬傾城不恨飄零恨遲見歡場聚散天無功客
自思歸船自東新詩五十有八字一字能變一情蟲夢中形
筆懷中玉抵得心香及眉綠未嘗空入寶山回也算風流銷
受足水上有萍岑有苔相逢意氣休徘徊鑄金設誓詩爲媒
今人汪李古陳雷會稽竹箭南金材珠聯璧合文明開而我
病廢委蒿萊形骸隔絕心追陪贈君詩句手自裁君今別去
何時來

孝畊嘗有句云但願酒痕翻得到不辭屐徧石榴裙余謂可作

落花詩自序

歸善廖鳳舒太守

恩肅

余著贅譚已載其詩今又得其詞題友

人仗劍東歸圖調金縷曲云萍梗悲身世滿天涯酒襟塵帽
飄零如此萬里還家猶帶劍不減當年豪氣算赤手屠鯨聞
事一枰畫樓簾外卷早有人笑向兒童指騎白馬君歸矣

淵明竟逐田園計便而今奚奴分付琴書料理三徑未荒秋

已老休負韶華似水且拚對黃花沉醉從古蛾眉遭嫉妬向

尊前莫拭英雄淚聊起舞珊瑚碎太守於詞本非慣家出筆

便能不俗胎性之所近者

太守居羊城河南其弟碧侯孝廉

來港余遇之蔡君寓知欲作粵遊堅約至時必主其家後雖不果往而殷殷之意則有令人難忘矣

眉心室詩稿漢壽葉蘭伽公子

鼎

簪公子自十五歲已登鄉榜

才名籍甚詩肖其人惜春曲云小樓夢破桃花雨窗外東風

作人語流鶯喚起鏡中愁一桁春寒墮金縷紅淒綠怨嬌可
憐碧雲裏溼湘江天烟魂如絲翦不斷和愁攬入鴛鴦絃愁
比春勤覺春嬾愁比春深覺春淺江南春去莫相思相思太
長春太短佳句如眼界大千皆淚海頭銜第一是花王生來
蓮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秋月一丸神女魄春雲三摺
美人腰寸管自修香國史萬花齊現女兒身皆穠艷

順德賴虛舟布衣遺稿有紅豆二律云相思欲語設形慳託體
分明見一斑料得有根從太上幾時無種在人間滿筐眞箇
疑愁滴一掬猶堪抵淚還自古祇情惟不死芳叢應繞望夫
山斷魂癡雨漬情田幻出相思箇箇圓此淚可乾彌不滅芳
心從小便能堅十年南國傷前事七尺東牆賸可憐一種烏
同名字好莫教銜上奈何天純以性情出之視世之篇繪句

飾者不拾一唾

隨園詩話張星指先生弔韓蘄王句卧虎早能知俊傑跨驢誰
復識王公以爲用典之巧寶山蔣劍人秀才

敦復

作是題亦

云兒女有人憐卧虎英雄無地着騎驢其用筆似較透進一
層

詔安謝芸史閨秀

浣湘

詠梅絕句云一枝冷艷出紅塵巖徑蕭

條澗水濱積雪滿山天欲曉數聲老鶴四無人人頗傳誦其
集中復有五律二首云竹外雪消時孤高見一枝仙姿真絕
俗我相可如伊流水逢今日空山訂後期寒中多少韻難遣
世人知隱約來姑射冰容淺淡妝自然超眾卉不是藉春光
冷伴邀明月幽鄰結翠篁欲持尊酒訪到處只聞香亦超

余十七歲詠楊妃句金錢往事分明諱史筆憐才到美人自謂

頗得題間近得山西楊繹堂太守

豫成

遺稿有閱昔人詠古

詩湯題一絕云幸蜀無煩怨太真刻訾王魏不忠臣詩家最喜翻成案責備賢人恕美人則較余意而更有進矣吾人一知半解每矜狃獲不知其說多爲古人所已言率視此夫

揮麈卷三嘗引趙甌北先生語先出世來佔好句以爲古人之便宜繼而思之古人之前亦有古人人人先其所先究竟何所終極必至廢書焚硯歛手擱筆學大雄氏以不立文字爲宗派而後可何以古往今來名輩踵出不相襲亦不相掩要知人各有我我能認定我之面目我之性情處處還他箇實在則古人不能我軋反爲我用矣洪稚存先生曰九州各有開天聖此是何等大識

虛舟叟嘗設喻以告其友邱仲遲駕部曰昔人謂海外有洲爲

中國者八乃合爲九州凡諸妙境旣逢之又必有之然后能
名世虬髯公隋末之英雄也一見楊義公子飄然而去遠王
扶餘太宗此時尙無寸士卒舉天下而有之虬髯所得雖大
小不同而其所爲有之則亦一致亦自問其才力何如耳苟
能拔戟成隊則爲太宗可也爲虬髯亦可也又或一邱一壑
如嚴光之有富春王維之有輞川司空圖之有王官谷林逋
之有孤山亦可也其勢亦與諸侯王等在人爲之耳余愛其
說與稚存先生句意發明故比類之

如皋冒辟疆先生

襄

又號巢民與桐城方密之

以智

宜興陳定

生

貞慧

歸德侯朝宗

方域

齊名天下稱四公子侯工古文爲

明末國初大家少日溺情聲伎晚頗悔之冒家尤殷厚有
水繪園擅池館林泉之美招致能詩文之士徜徉其中文酒

譙娛鶯花陪伴至老不倦享人間完福者數十年素性淡泊
制行甚高累被 詔命堅卧不起七旬外喪親猶哀慕如孺
子工詩工書八十以後所作小楷得之者珍如拱璧余嘗綜
論先生一生於明人則雅望如康對山善書如文待詔於元
人則愛客如顧阿瑛識時如倪清秘於唐人則有母如邱爲
好色如杜牧合數古作並垂不朽矣

晉魏之文文中之詩也宋元之詩詩中之文也語見隨園詩話
蔣劍人事畧已見前卷此不重贅惟聞張小坡學使之錄取劍
人入學也實由朝貴祁春圃穆鶴峯兩相國所授意若曰按
吳不得蔣生是虛行也張故首拔之然蔣並不以私謝

新城王漁洋力宗唐音範圍一世學之者幾無以自見性情錢
唐厲樊榭出乃主張宋詩爲教以救漁洋末流之弊後人因

以浙派尊之其近體清雅邁健雄視一時其古體間有倣典
澀句昔人嘗譏爲偷將冷字騙商人者今按樊榭所主乃於
揚州馬秋玉兄弟之玲瓏山館馬氏雖承商業起家鉅萬窮
極豪譙勝遊之樂秋玉兄弟獨文雅翩翩力學過於寒畯績
學毋歎世家不希仕宦不苟富貴嘗薦鴻博屢辭不赴布衣
儒生以終其身殆上可步武倪雲林之高致而後能兼有程
魚門之素襟者商人得此談何容易樊榭遇之正屬嘉賓賢
主相得益彰嘗議者至謂冷字騙商人亦太刻虐矣
五律如四十賢人出唐劉昭禹語袁子才先生每勸人學五律
上可以攀五古下可以接七律

楊繹堂太守寄家書云作客遠離鄉思鄉無日止忽有還鄉人
鄉書索一紙延坐笑顏問便鴻乃有此磨墨一默思家山苑

到矣

菱按此句神妙欲到秋毫巔

堂上銀髯飄雙雙偕杖履趨庭兄及弟

列坐妹與姊婉婉小兒女行卧遍階凡髣髴來牽衣似索棗

與李

菱按設色配搭逼真古樂府

望遠目同穿悲離色不喜念此惓惓清

報之將何以既以意造形須以筆代齒寢應請衽席食應問

甘旨禾稼可豐登人物孰臧否齊鹽及井臼刺刺不嫌俚百

千億念頭併作一時起詢東已失西舉此忽遺彼愁多斛莫

量事亂絲難理据撫苦無端一部十七史聊復約其辭寥寥

數行裡

菱按一轉便勁

康健祝高堂無恙慰遊子平安兩字題黃金

萬可抵持付寄書人珍重四千里言言婉切句句流動只敘

家常何來筆墨此等作只是一真字勝人

隨園詩話漂陽彭賁園先生

光斗

接家書云有客來故鄉貽我

鄉里札心怪書來遲反覆看年月余按與右幅楊繹堂寄家

書作一詳一略各極其勝蓋彼以意理此以精神也

歙人葉季允

懋斌

之詩子已爲錄入卷四中矣聞其素喜駢文

屢索稿本謙不敢出麗澤社今夏詞章課得一卷駢文甚佳
余疑爲君作以示李君汝衍李君以流寓諸君殊少能駢文
者惟譚錫澧頗覺擅場爭爲譚作余曰不然譚文學陳檢討
格調純熟而氣體未充規詞範句不敢越雷池一步何若此
文盤屈槎枒如老樹著花愈覺斌媚耶甲乙後數日季允適
來詢知果屬已作因語以文有內功宜可示人今爲附錄於
此○言志對仿文選七體有序○昔枚乘作七發曹植作七
啟張協作七命莫不妙補環生情文備至間嘗
披讀竊有慕焉爰 尙志公子居冲汨之野處冥漠之墟屏
仿其體作言志對 萬慮以俱寂惟一卷以自娛旣含英而蘊藻復守靜而致虛
靈臺淵而莫測城府廓而胥除美矣茂矣澄如湛如涵默渾

穆杳不知其志之所居於是求志先生聞而造其廬焉乃飾高
車陳健僕冠屨冠披盛服軌跡亂乎原野鸞聲振乎林木剪
莽闢榛遂至公子所居之幽谷於是揖公子而進曰吾聞君
子不遺世而獨立聖人不矯异以鳴高惟委心而任運聽吾
身之所遭今子儔伍草木棲息蓬蒿沈默寡偶莫知其操抱
莫耶之利器曾不一試夫鉛刀然則吾子之志豈將世外而
長逃乎公子曰嘻余豈無心於世哉殆將有所待也先生曰
人壽幾何時乎不再蚍蜉寄身朝菌易代畢雨箕風晝明昏
晦騏驎伏櫪豈甘自退鴻鵠委羽斥鷃致慨人各有懷敢問
吾子志之所在公子乃俯而笑仰而思輟然而不答木然而
若癡先生曰公子之志吾請言之公子曰唯○先生曰彫胡
之飴菊精之酒元豹山羅青嬴海剖巧婦調羹佳人雪藕不

祇充賜且令益壽嫩羅纖縠細葛輕裘柯裁蘇滬履躡燕幽
短襦狹袂緣飾雲鈎服之無斁以遨以遊油壁香車珠簾繡
幃駢馳追風騶騎逐電紫陌游心紅塵拂面顧盼風生駿馳
雲變處則華廡曲廊洞房廣廈萬間擬於侯王越市之寶蘭
陵之香奇珍異物萃於一堂此極食御興居之美也子其有
志於斯乎公子曰余澹口體之欲未暇事此也○先生曰珠
履三千華簪八百檠戟之門盛其賓客長席宵張重門夜闌
銀燭燒紅玉杯浮白哀絲豪竹妙舞新聲紅牙按拍玉指調
笙徵歌有韻顧曲多情餘音繞梁猶足以聽秀外慧中粉白
黛綠爭妍取憐閒居列屋釵影雲搖脂香霧逐翠羽明璫馳
情蕩目手談博奕雅歌投壺未爲豪舉奚若樽蒲一擲百萬
呼之卽盧夜以達旦其樂不孤此極聲色交遊之盛也子其

有志於斯乎公子曰余厭徵逐之囂未暇事此也○先生曰
旣淡欲而厭囂盍黜華而崇實請息交以絕遊且謀安其家
室悅婦稚之情諧樂田園之靜謐知豪侈之難永信儉樸之
終吉四體懼其不勤三時戒其無逸奚必周急扶危陸嫺任
卹將長守此餘財遺諸子孫而勿失此極殖產封家之計也
子其有志於斯乎公子曰余陋吝嗇之鄙未暇事此也○先
生曰旣吝嗇之可陋宜曠達以爲歸其佯狂而玩世世與我
而相遺託詩酒以自適宗黃老以忘機時而布襪青鞵命儔
嘯侶一車一舟半山半水率天籟以歌歎薄人間之金紫奚
淵貢之窮達奚彭殤之生死惟放浪乎形骸曾不知夫終始
此極高蹈達觀之致也子其有志於斯乎公子曰余薄放誕
之肆未暇事此也○先生曰紐約之橋跨碧海而直馳巴黎

之塏干青霄而欲飛芝利之城開長夜之市埃及之塚留太古之碑他如澎湃然芝加崑之飛瀑也肅然竄然馬加斯之絕谷也鑿蘇彝士之河則神禹莫能施其功也摩阿連士之壘則蚩尤無以逞其毒也吾將與子馳騁乎鉄軌之車躋登乎飛輪之舳諮萬國之變政訪五洲之遐俗閱歷擴其襟懷奇肆新其耳目縱馳乎寰宇之大觀橫覽乎地球之全局此極遊歷諮詢之益也子其有志於斯乎公子曰余憚泛覽之駁未暇事此也然眉宇之間已漸有飛揚之色○先生曰方今海宇多故神州欲傾敵國外患合縱連橫索土自殖以經以營軍民氣沮朝野震驚吾將與子選士馬厲甲兵草勤王之短檄請繫虜之長纓一戰克捷復我連城羣虜讐憎乞盟請成獲醜受俘獻之闕廷言未及終公子曰善○先生曰

未既也將欲存移倫俗輔翼聖世爲帝者師與靈合契惠澤
及乎羣倫威靈震乎四裔爰及播新政秉至公變國俗一民
風運旋乾轉坤之力爲內聖外王之功則使龍伯執御鞅韞
負弓無雷身毒沐其化賀蘭羅刹束其躬廼復修教育才垂
之無窮使大一統之規模將啟運會而永隆於是公子矍然
起曰辯哉君之說也始測我以淫靡復嘗我以忻悅覺余心
之不動乃直探乎驪穴可謂彫龍文心粲花慧舌吾當礪堅
淬白毅然自持守此素志顛沛不移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
有隱抱惟子獨知余雖不敏請事斯詞

蔣劍人詞號芬陀利室集按芬陀利梵語白蓮花也又梵語呼
青蓮花爲優鉢羅

唐人劉賓客句花面丫頭十三四此爲丫頭二字入詩之始花

花面丫頭猶言未開臉女孩兒家也近人多不知其解

陸放翁不敢注蘇詩此是古人謙處然宋人之能註蘇詩者自以王梅溪施輔之二家爲著王長徵引施善於臧否人物至我朝得查初白先生獨以攷證地里勝可補王施之不及矣聞查後尙有馮星實王見大兩家余惜未見聞見大之注尤爲有宋以來諸家之大成云

粵俗呼人遇單名者必冠以亞字蓋仄音也余按亞字或阿字之誤古人阿嬌阿瞞皆嘗作發語詞用惟屬下平聲而無仄音耳

蕭伯瑤

魏常

南海老布衣也少日卽以詩名爲老宿驚許數十年迄無所遇平生境界略似二樵山人筆力之蒼峭同胸懷之骀騁同山水之登臨同足跡未出嶺嶠一步亦無不同余

於第一卷嘗錄其題潘蘭史西海紀行卷絕句追緝柳堂
師友詩錄始識君行誼并所爲稿有羅浮鐵橋歌云朝登鐵
橋峰眾山盡培塿舉袂凌蒼蒼海日生左肘上界三峰雪錦
開倒影

全銀臺跨此千尺虹絕壁通蓬萊至今雲氣連

東海蒼茫尙有蛟龍在何年蓬萊失左股秦娥負走瞞真宰

天公能令鐵作橋山頭鎖住鼉鼉驕我聞媧皇補天手煉石

遺下扶桑口萬年蒼黝化鐵精山鬼夜哭徒枉成長松萬樹

嘯風雨鳥飛不到長空青下瞰兩石樓雲窗霧牖何瓏玲飛

泉九百觸山動

自注羅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
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於此者

地底鞭起

千雷霆天台石梁已蕪絕何如此橋立積鐵下臨無地崩崖

裂烟霞一線橫蒼蒼憑空掛在南斗傍麻姑行迹青未滅聽

我鐵笛弄殘月秋風西來滿碧山四百芙蓉青孱顏猿猱瑟

縮愁躋攀連臂下飲龍潭灣世人趨趨那得度祇有飛仙能
往還能往還身騎白鹿青崖間回看塵海孤煙沒何處中原
青一髮天門帝座如可通請從閭闔朝金闕年來傭書鮑江
遇愈窮而詩愈工時以詩抵蘭史勸倡和此老之興可謂不
淺蘭史因索其手稿屬余編輯凡古今體三十首皆近作也
而舊作此首實預是列可以知其平生所快心矣

詩以有真意生氣者爲上所謂萬象在旁神與古會也用趣者
次之然詩中確有此一體自不可廢惟不可太纖太雕鏤欲
求生而反死致賊意而帝辭是爲要訣胸海詩存載李問香
上舍名塏嘉慶間人快意吟其一王謝衣冠盡麗都太邱公藝好規模
水亭紈扇康成婢春院條爐頽士奴一塢烟霞供嘯傲滿城
風雨絕追呼鬪雞走狗歸來晚攜幼汾陽入畫圖其二四季渾

如春景初八蠶再稍不催科蓬萊分飲麻姑酒華藏同聽藝
士歌指石成金周眾乏九泥爲藥起沉疴辨才無礙懸河口
妙闡因緣感化多此詩妙在發洩無餘使人快意而其機只
用得一趣字

余見東莞梁蕙仲

育才

書傾慕訂交蕙仲素與順德邱仲篴

諸

桐兄事蘭史潘君維謹聞潘君道余願見欣然郵二律投我

云魚龍百變湧文瀾光燭天南講學壇島國知名蕭穎士戶
庭閒福孔都官黑頭事業看烹幹竦手文章策治安卻慚瞻
韓定何日九霄雲遠獨憑闌舉目河山感喟兼秋風無賴入
疏簾百年事等看雲水七尺軀猶困米鹽繫馬可堪容我賦
卧龍應未許君潛金門仁聽排高議環堵蒼生早仰瞻是蓋
因愛潘君而愛我也潘君告我曰蕙仲性孝業賈香江差足

自養不忍遠遊也他日君返閩南將必取道香江渠儂或可
慰此良覲耳

卷中所錄麗澤社詩友多粵東人之流寓星洲者其或以遊客

而入斯社亦惟粵東人爲多如前得嘉應黎香蓀薛尹

經張

琴柯別駕

驥

皆是也今夏六月間有棉蘭

南洋小島

又名日裡歸客道

出星洲慕名來訪出所自作詩三卷請質似學吾閩林薌谿

一派者惟不及其老蒼耳余旣爲加墨其上復摘其四秋腹

聯云

秋色

兩岸荻花迷釣艇半江蘆絮撲溪橋

以

礎戰士干戈家

萬里美人刀尺夜三更

秋

吹圓塞月三秋冷響徹荒營萬馬

鳴

秋

陰鷗眠淺渚寒生夢雁入遙空淡接烟又七絕舟夜云拍

堤烟水白茫茫一片閒情寫更長睡起卻看涼月墜引人清

夢到瀟湘贈妓云不待歌臺試舞腰舉杯相酌已魂銷知卿

好似江頭柳長共離人作絮飄馬烈女墓云一坏黃土舊埋
香匝地酸風嘯白楊漫道貞魂尋不見月痕如水怨昏黃越
岡懷古云木棉飛盡野花開舊日朝臺館已頽賸有任羈墳
畔卅年年新綠遍江隈趙佗古冢云故國河山賸夕陽墓門
秋老石苔荒勞人別有興亡感不上朝臺已斷腸月夜有懷
子怡叔於江東橋賦此卻寄云此去江橋路幾千坐看明月
各心懸依人作嫁曾何補回首春風又一年客張姓名漢祥
字燕卿又字藥秋亦粵東嘉應州人

張藥秋嘗客閩作七夕詩云鵲橋橫亘淡雲收艷說今宵渡女
牛莫怨有家長遠別雙星替我寫離憂頗能離題落想又病
中卽事二十首之一云多病相如苦累人內經頻檢費精神
百錢藥餌原常事典到綈袍始覺貧此之謂剗進一層又皆

性靈語故不可多得年近四十猶困童軍詠蝸牛云似此功名幾我誤笑他頭角竟羣推

嚴梅石古意云明月入我夢翛然忽見之喜極翻不識彼美想爲誰翩翩有遠意一顧生嬌姿欲語前復卻含羞袖低垂宛是素所憶如何得來時既是又疑非佇立神已移李芷汀故人見訪云故人經歲別相思日以積何期風雨中忽來遠行客入門欣向慰把臂情猶昔奇文示珠玉美酒傾琥珀坐久淡忘情月光逗前席張藥秋索居云索居苦無偶相對惟一編所思不可見北望殊惘然昨宵夢來謁侯我江之邊江路渺無極江水清且漣醒時倍惆悵竟夕愁不眠三詩同一用意而或卽超脫或卽跳盪或卽綿邈毋不各因其性之所近如此

藥秋手交來李參軍德馨樓詩稿屬選參軍名煥字雲巢嘉應人其詩洒落自喜使君於此不凡感遇云悲來王粲登樓日感入蘭成作賦年四海由求知已少丈夫何必受人憐風塵滿目思磨劍歲月驚心且看鞭擲筆空中還一笑墨花飛舞斗牛邊又句如村居襍興云事業鷗三品人情鬼一車重九前三日與陳階平有登高之約云百年作客誰知已萬里登樓總異鄉秋氣云老評文字談何易清得乾坤歎最難菽園按詩家賦秋最多而秋氣則頗少雜感云十脰脩羊田韞硯五年賦者難得其如此之貼服耳幕燕客爲家賞菊和人云心淡也知充隱易品高翻恐入詩難

紫藤花館詩嘉應張道亨蔭南稿蔭南咸豐舉人愿署福建知縣終上洋分府於藥秋爲從伯藥秋請選其詩七絕尤妙有

議論論李白云布衣脫下錦袍鮮長染爐香殿上烟除卻翰
林供奉外有誰扶醉敢朝天楊妃云胡塵吹動六宮愁零落
香魂土一邱記否他生猶有誓如何便把此生休詠史云萬
里風霾博浪沙報韓有恨起長嗟一椎壯士非無力僅中秦
王第二車歌風臺句云空向大風思猛士可曾流涕到韓彭
他如舟中望羅浮云一過名山便有情歸家原欲日兼程風
帆轉愛遲遲去飽看懸浮入惠城鄭屏山孝廉過訪云梨雲
淡淡柳烟斜門外何來長者車正是清明好時節恰逢舊雨
試新茶亦秀

錦瑟一篇自古本無確解 本朝何義門太史焯以意斷爲玉
谿生自題其全稿之作首二句言平時著述遽已成集而一
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出處或

託諷君親作詩之旨隱寓於蝶鵲也三聯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感慨又有根柢栽培所以自明其匠心之巧也結二句言詩之陳事雖堪追憶惟回首當年無窮悵惘猶望後之讀其詩者知人論世或想見其生平大凡也王漁洋云一篇錦瑟解人難使見此解又未知作何語

閒情作賦太無聊有好何須九願饒我願將身化長帶一生牢繫美人腰舊曾於友人案頭見是詩署曰書靖節閒情賦後因手錄其稿以詢邑子數年無有知者究不識誰氏手筆也潘蘭史贈姬人胡鳳笙四絕之三云傭書早倦十年遊彩筆江湖未肯投不數旗亭同畫壁先教紅袖定千秋自注余不工書多有求書冊箋者每以爲勞姬笑曰人重君詩非重君書也余爲解頤其實蘭史老筆學蘇深得逸趣嘗病近人競爲

六朝僞體作書砭一書於古人用筆之道亦復多所發明

錢塘梁山舟侍講

同書

晚年縑帛堆疊如山有自訟詩六絕云

誓墓歸來王右軍晚年都付代書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

從人役苦辛可笑塗鴉逾四紀半生白日此中顏書家縱有

凌烟閣恥把千秋託麝煤我自無心結蛇蚓錯傳韋陟五雲

如世間到底無真賞認煞題名一紙書

菽圃按切當之極隨園詩話謂其似謙而

實傲非也從來得失寸心知無佛稱尊或有之未必西家勝東宅

都教屈了效顰施手未支離眼未昏業緣欲斷竟何因從今

誓嚙工錘指懶作供官設客人吾鄉呂西邨孝廉

世宜

歿之

日其嗣售所積四方乞書素紙獲數千緡能者多勞固應如

是若長洲王惕夫廣文

芭孫

本不工書乃句云打門一輩但

求書又句苦教磨墨累家童是又書以人重人爲名役者矣

余不能書而求者亦少偶爾應酬輒令社友門人代作平日除持籌讀書之外皆屬閒福以儼三君雖覺自媿然竊可幸耳石天基曰我今不代人書寫何等享福

山舟侍講乾隆十七年進士嘉慶十二年重宴鹿鳴特旨加侍講學士逾八載始卒年九十三卒前數夕預自書訃堅栗嚴整神不稍弛平時書法流遍域外日本高麗常以重金購去福慧雙全得天者厚又善治生能急人急淡泊自適晏如

也生惡僧道家有喪事從無二氏到門尤頽波橫流中所難

得

爰按康熙宰相陽城田文端公從典孝於事親其居喪獨不隨俗例一切僧尼魚鼓尤爲生平所大惡云

聞之書家作書不難磨墨爲難須先得好硯石能殺墨無聲者水欲其潔烟欲其融細細調勻腕堪萬折此非極有耐性人必不可供任使余藏呂西村先生朱書泥金一帖當日實命

閨人侍硯蓋以女子靜柔較勝男子也 國初粵東屈翁山

先生

大均

贈陸姬墨西三首之二云琉璃硯匣鎮隨身墨愛

君房古色新王勃三升頻飲我青蓮百首每催人初來往往
春葱破久立時時翠黛顰日用一螺殊未足不曾渴筆致卿
嗔殆堪爲呂先生詠乎

余不工篆刻而愛佳章遇有名手所製必羅致一室摩挲寶玩
終日不釋生平除此之外金玉狗馬性皆弗近然則宋人之
石其卽爲吾菽園之玉也凡已羅致計可數百前歲星洲復
得百奇石卽署其寓齋曰五百石洞天入此室處盡目余爲
五百石農余亦有漫應之而已社子南海霍鳳翽

朝俊原
名濟川告

余以星洲名手宜無如歙縣葉季允

懋斌

能爲述季允之言

曰學印之要有四一通小學小學通則知篆文來歷卽遇難

字而巧爲裝配亦不紊乎字源所謂奇而不失於正也不然則疵謬多矣一辨宗派蝌斗鳥蟲不容混紊古籀篆隸毋或錯參是爲書宗漢圖浙方纖尖鼓禿鄧長黃短各不相侔是爲家派凡此胥宜辨別不然則根原亂矣一講刀法某體宜用某法某派宜奏某刀皆有一定之方釐然不爽精神在腕規矩從心不然則體乖而派駁矣一戒篆石筆則是刀故稱鐵筆書而後刻卽失其真況反書而正用之又安望其神氣之完故善鐵筆者恆以不書爲貴不然則形有而神失矣知斯四者已得厥凡更蒐求古金石之文以擴其胸多見諸大家之作以增其識印之能事畢矣余聞之頓觸所好且以是知季允之能爲刻畫也乃趣作大小石章數十分置琴南硯

北之間與三山陳壽伯

宗烈

及亡友薌江曾慕襄孝廉

宗蔡

爲余舊製恰稱鼎足余因編爲菽園印存上下卷以貽好事

其舊印中有某園字

某古文椒字

本余舊號

余初名微蘭應舉取椒蘭之義號曰某園

嗣蒙先府君爲更名煒菱余始由某園而改稱菽園也

季允見之疑製印者誤當菽字

屬余泯去余漫應曰以椒爲叔

叔叔通古文均作未

古無通法惟對君

徽人則不妨通耳世說徽人呼叔爲椒椒杭人呼兄爲況老

季允徽人此語所以戲之也君執不可而爭益力余始告當

日取名來歷君意乃解其確審字源如此然不爲其拘嘗語

余曰後世字學繁興有增無減說文寥寥數千言實不敷用

卽已葉姓而論若堅守說文筆畫不幾令閱者莫辨故凡遇

此等不能用代之字惟有確審字源裝配偏旁所冀不紊者

以此舊日黎御史光曙因說文無曙字至更名吉雲以爲遷

就則大可不必又嘗萃百日之力箸師漢齋印稿一卷集成

語百壽文譜若干卷請余序之余維自漢後行楷興而篆隸
廢篆隸廢而字學亡其猶相須於翰墨之間得藉以見字學
源流者惟此各家私印之存耳 國朝四庫總目獨爲列入
子部至李申耆太史兆洛則云觀所刻之印而其人可知卽
其文章著述亦概可想見蓋綦重之也今觀季允尋源之眞
奮力之勤如此其殆不自菲薄而卽不自滿假者哉宜乎造
詣之特深也

羅浮山人陳獨漉之答梁藥亭論詩也略謂來示云性情欲流
規格欲別詞語欲化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皆欲下一注腳
曰流而不俚別而不離化而不佻至所云於燈取影水取空
風無聲雲無色烟無氣此皆氣象之似須成詩後觀之非可
按爲實法夫情性欲流者欲其躍動也欲其酣暢也欲其呈

露也然必務留餘地欲讀者尋繹得之過爾痛快便近於俚
今野人叔姪相戒切直於明辟之誥三百篇之動人不若瞽
兒牧豎之歌然識者終不以彼易此也規格欲別詞語欲化
者欲其不板滯也欲其不陳腐也故救板滯者以活救陳腐
者以鮮亦皆不欲其過譬之黼黻冕裳所以爲禮也苦其不
便於首體則易以紗巾甚則岸幘甚則袒裼斯可已矣若又
盡求縱適是將以屋室爲禪也所謂離也言語所以相通也
天子達於農夫聖賢同於盜賊若以爲恥遠其鄙倍可也必
欲併其音聲而新之是將以鳥言相命也所謂佻也竊以爲
當求新於性情不必求新於字句求妙於立言不必專期於
解脫蓋新舊無定名解脫無定位若謂今不經用者爲新人
不共爲者爲解脫又烏知新者異日之不爲舊而解脫者之

之非纏縛也李贊皇有言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
新此所以爲靈物吾常佩服其言而未能學夫日月以其精
華爲日新而忘其形體之舊文章以其性情爲不朽而忘其
言語之尋常假使日舍其圓而方月變其弦而角新則新矣
尙未必不爲怪物也煒菱謹案此篇議論文質彬彬及觀其
詩又皆副實毋怪粵人競尊爲大家矣藥亭先生生幸同時
才力本足自濟而應求之雅且有以將順其美焉殊令人望
古遙集而歎取友之益爲不可少抑煒菱更有幸者煒菱近
之數年妄有論列稍傳於外友人好我日投篇什編輯遂多
每涉風雅之談一若舍清曲二字爲無可主也者竊慮學之
無本動易滋疑而不意廿載鑽研一得之愚早爲二百餘年
前之先生盡發其機緘而不少閤也微斯人吾誰與歸。

嘉應宋芷灣先生說詩八首云三百詩人豈有師都成絕唱沁
心脾今人不講源頭水只問支流派是誰塗脂傅粉畫長眉
按拍循腔疾復遲學過邯鄲多少步可憐挨戶賣歌兒心源
探到古人初徵實翻空總自如好把臭皮囊洗淨神仙樓閣
在高虛豫章出地勢輪囷細草孤花亦可人獨有五通仙杜
老各還命脈各精神學韓學杜學髯蘇自是排場與眾殊若
使自家無曲子等閒鐃鼓與笙箏池塘春草妙難尋泥落空
梁苦用心若比大江流日夜哀絲豪竹在知音菽園按此乃
先生自評其
詩然確是
本色語文章絕妙有邱遲一紙書中百首詩正在將軍旗
鼓處忽然花雜草長時讀書萬卷真須破念佛千聲好是空
多少英雄應下淚一生纏死筆頭中又與應試諸生論文五
首云五花一出立長風萬里先驚汗血紅俗士畫皮兼畫肉

神驪行氣直行空銀鞍錦帕非無用虎脊龍文自不同漫道
樂歎多閉目悶人頭腦是冬烘日向箏琶苦用心誰知山水
有清音一聲立鶴雪明樹百道飛泉雲滿岑豈必枯僧同結
屋得來靈境獨彈琴洞庭自古釣天奏過客匆匆只不尋環
肥燕瘦兩難描一髮相移百艷消文字古今無死法高曾規
矩必分條林泉風月招高隱宮殿旌旗賦早朝莫遇齊王偏
鼓瑟更逢嬴女不吹簫剪綵爲花也自多荒園無景奈春何
山當勝選峰峯立水見深源浩浩波後鶻盤雲風下上神魚
入海雨滂沱紙鳶芻狗空蕭索聽取詩人賦伐柯三分人事
七分天此論雖通未盡然但乞金丹來換骨豈餐玉屑不成
仙花香九畹無雙士水味中泠第一禪爲報瘴牛休飽啖莊
生意得棄蹄筌數詩余每誦之輒不能自休余之癖嗜芷灣

詩亦自是始其紅杏山房詩鈔後附刻芷灣詩話一則今并錄于此云今人每喜作詩余嘗謂哭不能如老杜歌不能如青蓮皆可不必作詩今人每不喜人作詩余嘗謂東家女子不能禁西家不哭其夫西家女子不能禁東家不喜其子皆不必不作詩然則將何說之從曰只要好而已